1 3
2416
177

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七

車部車　輅　輿　輦　戎車　輜車　指南車
雲母車　犢車　鹿車　轅　輪　軸　轂
輻　軏　衡　軫　軾　轙
幰　蓋　覆軨　茵

車一

【原】釋名曰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車舍也行者所以若居舍也【增】又曰黃帝造車故號軒轅氏　又曰墨車漆之正黑無飾大夫所乘也又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也　又曰檻車上施欄檻以格猛獸之車也【原】譙周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畧加牛禹時

半澤文庫
13
2416
177
<2004-737>

奚仲加馬 增書曰釐車牛遠服賈 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 原又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增又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 又曰役車其休 又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 周禮曰巾車掌公車之政令 又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雕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帷聲車組輓有髮羽蓋皾車五乘孤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又曰大司馬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辨鼓鐸鐲鐃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又曰凡吏撰車徒

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無以爲慮速也 增又曰輿人爲車輪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 又曰輈人爲輈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 原大戴禮曰王升車則聞鸞和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行而鸞鳴鸞和應其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 又曰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佩玉爲度

禮記曰獻車馬者執策綏 又曰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又曰國君不乘奇車 纖車用謂之奇車 又曰

大夫七十適四方乘安車　又曰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　又曰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又曰山出器車河出馬圖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又曰太子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　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焦贛易林賁之恒曰舍車而徒亡其駑牛雖喪白頭酒以療憂　嵇之兌曰黃馬綠車駕之大都讚達才能使我無憂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君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乘車

車衣者有罰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車以步故立乘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　增 史記曰堯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　原 又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土石草木　增 又曰淳于髡語驪忌子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後漢輿服志曰後世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攜龍角爲帝車於是乃曲其輈乘牛駕馬登險赴難周覽八極故易震乘乾謂之大壯言器莫能有上之者也　蜀志曰秦宓曰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

也　晉書輿服志曰聖人見秋蓬孤轉杓觸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　宋書符瑞志曰金車王者至孝則出象車山之精也王者德澤流洽四境則出根車者德及山陵則出山車者山藏之精也不藏金玉山澤以時通山海之饒以給天下則山成其車　原山海經曰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是始以木爲車　增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莊子曰醉者之墜車不害者其神全也　原管子曰奚仲之爲車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捷相得成器堅固主猶奚仲也言詞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

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　尸子曰文軒六駿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亡則大者不成也　慎子曰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　淮南子曰聖人觀飛蓬轉而爲車以類取之也　賈誼曰古之爲路輿也蓋圜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聽鸞和之音旁觀則睹四時之運等威既辨貴賤有序此乃輿教之道也　蔡邕獨斷曰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黃屋左纛金鉞黃屋者蓋以黃爲裏也左纛者以旄牛尾爲之大如斗在左驂馬

頭上金鍐者馬冠也　禮斗威儀曰山車番句山車者自然之車也句者曲也不揉治而自員曲故言番句

風俗通曰車一兩謂兩兩相與體也原其所以言兩者箱裝及輪兩兩而耦故稱兩爾　增唐柳宗元說車曰楊諼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　陳祥道曰古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則車之作尚矣或曰黃帝作軒冕不可考也車之制象天以爲蓋天以爲蓋象地以爲輿象斗以爲杠轂象二十八星以爲蓋弓象日月以爲輪輻前載而後戶前軌而後軫旁轄而首以較下軸而衡以轅對人者謂之軾揉而相迎者謂之牙軾之曲中謂之前疾軛之上平謂之衡衡之材與輿之下木皆曰任以其力任於此也轂之端與轄之下木皆曰軹以其旁止於此也軫可以名輿可以名車達常可以名部軫前橫木可以名輅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也其爲車者有長轂有短轂有杼輪有侔輪有反揉有仄揉有兩輪有四輪有

有輻有無輻有曲轅有直轅有一轅有兩轅有直輿有曲輿有廣箱有方箱有重較有單較者或駕馬或駕牛或輓以人或飾以物或漆或素皆因宜爲制稱事爲文然論其任重則同稱爲車論其等威則禮有屈伸名有抑揚也

車二

源　括地圖曰奇肱國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久奇肱車至於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遣歸其國去玉門關四萬里　周書王會曰成王時白州獻比閭者其葉若羽伐其木以爲車終日行　左傳曰齊鄭盟於石門尋盧之盟也鄭伯之車僨於濟注僨者風靡入濟水也　又曰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而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　又曰桓公六年秋大閱簡車馬也又曰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又曰狄入衛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歸夫人魚軒　又曰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千乘分爲左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　史記曰楚俗好廂車王以爲

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孫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

左傳曰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太叔曰培壤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巳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　又曰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　又曰慶封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屐

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　晏子曰齊人好擊轂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爲新車良馬與其人相犯曰擊轂者不祥下車而去之然後國人不爲家語曰孔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又曰孔子適衛子矯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爲次車遊過市孔子恥之　孔叢子曰孔子使宰予於楚楚昭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妻不服絲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若夫觀物之麗靡窈

妙之浮音夫子過之弗聽也故臣知夫子之不用車也

史記信陵君傳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　戰國策曰馮驩客田文館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文乃與之車　莊子曰秦王有疾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所得愈多　漢書曰陳平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又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

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　又曰景帝中六年五月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服宜稱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出入與民無異令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　又曰孝景季年萬石君石奮以上大夫禄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必朝服而見之　又曰內史石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內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中長老皆走匿而

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　又曰霍光爲奉常都尉光禄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又曰田千秋爲丞相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宫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漢書曰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帝帝問治亂之事　又曰黄霸爲揚州刺史宣帝下詔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彰有德　又曰薛廣德爲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黄金六十斤罷廣德爲御史大夫凡十月免

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以爲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後漢書曰桓榮爲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又曰寇恂爲潁川太守殺執金吾賈復部將復恥之欲手劒擊恂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又曰謝夷吾遷鉅鹿太守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　又曰韓康賣藥長安市口相乘韋車到官以清亮稱　又曰袁忠爲沛

不二價三十餘年一女子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遂遯入山中桓帝以安車聘康乃佯諾自乘柴車先行亭長以韓徵君過方修道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奪其牛頃之知即徵君也康因道逃遯　又曰漢劉翊字子相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即下車與之不告姓氏季禮以其為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不與相見　謝承後漢書曰州別駕從事車前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翳儀式刺史欲去別駕車屏星孔恂諫曰毀國舊儀即投傳去　應劭漢儀曰天子法駕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龍以御天下也有五色安車有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是為五時副車　漢雜事曰古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以前皆似省中　魏志曰太祖軍擊破呂布呂夏侯惇與同車載特見親重出入卧內諸將無得比也　又曰鍾繇遷太傅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止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　宋鳳晉書曰咸寧中詔賜齊王攸之朝車設旗　增　晉書曰車坐乘者謂之安車倚乘者謂之立車亦謂之高車自漢以來制

乘輿乃有之　又曰阮裕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　原又曰郭翻少有志操不交世事唯以漁釣射獵爲娛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一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四望車羽葆鼓吹各一部　宋書曰漢制乘輿金根車輪皆朱斑重轂兩轄飛軨以金薄繆龍爲輿倚較櫬文畫輻文虎伏軾龍首銜軛鸞雀立衡櫬文畫輈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也金華施橑末建太常十二旒畫日月升龍駕六黑馬又加麾牛尾大如斗置左驂

馬軛上所謂左纛也又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建龍旂施八鸞餘如金根之制猶周金路也太皇太后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交輅青帷裳櫬畫轓黃金塗五末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斑輪倚虎較伏鹿軾旂九旒畫降龍皇孫乘綠車　宋書曰沈慶之每朝賀常乘豬鼻無憲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每農桑劇月從行無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廢帝賜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用之乎　增又曰顏延之嘗乘羸牛笨車逢其子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嘗語竣曰吾

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　後魏書曰高道穆爲御史中尉莊宗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不止道穆令棒破其車公主訴於帝帝曰清直之人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　唐書曰高宗時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李嗣眞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鏗聲甚厲嗣眞曰宮聲也帝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　又曰楊再思延載初居宰相阿昌取容無所荐達於時水潦關坊門以禳再思入朝有車陷於濘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於行再思遣吏謂曰汝

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　又曰哥舒翰與安祿山戰以氈蒙馬車畫龍虎飾金銀爪目將駭賊摘戈矢逐北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熛焱熾突騰烜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鬬殺尸血狼籍久乃悟　又曰李光弼守河陽周摯攻北城光弼方辟中潭摯恃衆直逼城以車千乘載木鵝撞車麾兵填塹八道並進　又曰盧毓守成都蠻以雲梁鵝車四面攻士叫譟鵝車未至陴者以巨索鉤繫投膏炬車焚箱間蠻卒盡死　宋史曰李崇矩開寶初從征太原會班師命崇矩爲後殿次常山被病帝遣太醫診視命乘涼車還京師崇矩叩頭言涼車乃至

尊所御是速臣死耳固辭得免　又曰曹彬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　黃輿記曰宋郤雍春秋出遊乘小車惟意所適士大夫家爭相迎候童孺皆歡然謂曰吾家先生至也　司馬温公飯車說曰天雨迂夫出見飯車息於高蹊者指謂其徒曰是車也將覆不久矣行未十步聞讙聲顧見其車已覆其徒謂曰子何用知之迂夫曰吾以人事知之夫天雨道濘而蹊獨不濡又狹而高是衆人之所趣也而車不量其力固狹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人之欲進者其能無覆乎禍有鉅於此者矣飯車之足云　宋史曰帝

大籍民車時沈括侍帝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後事遂寢　又曰紹興二年王彦恢制神武戰車下安四輪畧同飛虎頂張布帷以避矢石傍斜衝擊其用如神又有拒馬車一人之力可以轉用比之蒙衝偏廂鹿角尤爲至要　元史曰張本篤孝事伯叔父皆甚謹伯父常病本晝夜不去側

復載以巾車步挽詣獄禱之　明紀曰景泰中令廷臣議備邊良策兵部侍郎李賢言中國長策惟有所謂馬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車製四圍廂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謂之有腳之城　又曰成化中陳邃既貴顯服先人舊衣帶客至屏器蔬食官廣東布政使行裝蕭然惟車一輛而已

車三

原　游環　副轄　毛詩云游環脅驅陰靷鋈續劉熙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參馬之外轡貫之

游移前却無常處　蔡邕獨斷云乘輿之車皆副轄者施轄於外乃復設轄者也　周輿　殷轄　上詳輿下詳轄　朱蘭　紫蓋　續漢書輿服志云小使車者蘭輿皆朱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皆追捕考案有所救取者之所乘也　魏收後魏書云安東將軍樓伏連朱裹輿公侯同于男皁蓋青裹

步輿　卧輦　上詳輿下詳輦　青牛　白鹿　關令內傳云尹喜嘗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應有聖人經過京邑果見老君乘青牛車來度　葛洪神仙傳云沈義學道於蜀中與妻共載道逢白鹿車一乘　一器　六材　上見前　續漢書輿服志云奚仲爲車正具物以時六材皆良　珠輪　銅較　華轂　駟馬賦云鞍劒編裘珠輪玉光　許慎說文云較車轉上曲銅鉤　皮軒　華轂　漢胡廣云馬有廡車有府皮軒以虎皮爲軒下詳轂　雀集　虹繞　尚書中候云秦穆公出狩天震大需有火爲白雀銜丹書集公車吳志云諸葛恪將征淮南自新城出往東興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遂爲孫峻所害

擲果　投石　語林云潘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按又云張景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按張景陽一作左太冲

折轅　跛馬　後漢書云光武嘗名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去職之日乘折轅車謝永後漢書云王阜幼好經學年十一辭父母欲出就學父母以阜少不允竊書負箴乘跛馬車從安定受韓詩年十七經業大就聲聞鄉里

記里　識道　白帖云記里鼓車東晉安帝制如指南車駕駟中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槌又輿服志云司南記里諸車過江亡失制度謝安率意造焉及獲京師舊篋形制無差崔豹古今注云大帝車用以識道起於西京亦曰司馬車

輓牛　駕象　白帖云車轅之外輓牛曰牽傍又云晉武帝平吳南越獻馴象詔作人車駕之載鼓吹

豹尾　增鹿角　古今注云豹尾者言謙也古者車正建之晉書云馬隆討羌依八陣圖作偏廂車地廣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

鳧翅　鶴形　白帖云晉因金根車更增其飾加玳瑁爲鳧翅金銀雕飾時人謂爲鳧車又云梁制鼓吹車上施屋層樓四角金龍銜流蘇羽葆凡鼓吹陸則樓車樓上有翔鸞栖鳥或爲鶴形

三蓋　九遊　白帖云漢制金根車有三蓋一曰芝車置輜耒耜之箴下覼耕所乘也晉名三蓋車又云漢制九遊車

五色　七香　應劭漢官儀云天子有五色車皆駕九乘大駕爲先乘

四馬　六沈　約宋書云立車五色安車亦如之皆天子之車也魏武帝與楊彪書云今贈足下畫輪四望通憾七香車二乘

同載　專坐　白帖云文王得呂望爲師特牛二頭乃同載而歸又云晉和嶠爲中書令荀勗爲監舊例乃先登專坐不容勗自備車自此始異車

羊挽鹿　晉書云武帝被庭莊寵者衆莫知所適乘羊車恣其所之宮人乃取竹葉插戶鹽汁灑地車歸鄉里拜公姑畢提篋出汲修行婦道

靖室　充庭　山堂肆考云漢朝以引帝車列女傳云鮑宣不悅少君乃惡歸待御默宣妻桓少君始歸嫁貲甚厚御服飾更著短衣與宣共挽鹿甘泉汾陰

備千乘萬騎太僕執轡大將軍陪乘名爲大駕有司馬車駕四中道辟惡車駕四中道記道車駕四中道靖室
車駕四中道漢書云永初四年正月元會撤樂不陳充庭車注云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車輦於庭故曰
充庭車也以年饑故不乘　毀堞　繚營　唐書云侯君集討高平賊嬰城自守遣諭之不下乃
刊木塞塹引撞車毀其堞飛石如雨所向無敢當者因拔其城　又云房琯討賊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
繚營騎步夾之遂戰敗　過闕　出關　山堂肆考云衛靈公嘗與夫人南子夜坐聞車聲轔
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君子不爲昭昭伸節不爲冥冥隳行
吾聞蘧伯玉君子也以是知之公使人偵之果然漢書云郭丹字少卿鄧人七歲而孤事後母孝母憐之後
治笈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歎曰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更始二年拜諫議大夫持節果乘高車出關
誤中　詐乘　通鑑云張良爲韓報仇使力士操鐵椎重百二十斤狙擊秦始皇誤中副車
又云項羽圍漢王滎陽將軍紀信詐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
原　法陰陽　象

日月　上見李尤小車銘下詳輦　黃金車　碧玉車　吳志云初平中童謠曰黃
金車斑蘭耳闓閶門出天子　下詳輦　三寸轄　四尺輈　淮南子云夫車之所以能
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轄　周禮云輈度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　輪重牙
轅兩尾　董巴輿服志云乘輿金根車五乘輪皆朱班重牙貳轂　張揖埤蒼云輕車轅兩尾
玳瑁廂　茱萸輞　周遷輿服雜事云五輅兩廂之後皆用玳瑁鵾翅注云鵾大鳥名其羽關
纖利故車箱象之　石崇奴券云作車當取大良白槐之輻茱萸之輞　立四鑾　駕一
馬　白帖云齊漆畫車衡銀花獸攢上金塗博山四鑾鳥立花趺　又云晉制黃鉞車駕一馬交黃蓋後
給追鋒　乘下澤　白帖云晉宗室義陽成王望時高貴鄉公好士性急以望外官特給追鋒
車虎賁五人每有燕會奔馳而至　馬援弟少遊云乘下澤車御款段馬　御百兩　給一
乘　毛詩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白帖云太康四年詔依漢故事給九卿朝車駕駟馬及安車各一乘詔諸

尚書軍校加侍中常侍者皆給傳車給劒得入殿省與侍臣相隨

增駕短轅乘薄笨 晉書云王導妻曹氏性妒導嬖之乃密置衆妾於別館以處之曹氏知而將往導恐被妻辱遽命駕猶恐遲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勿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宋書云劉凝之妻郭氏不慕榮華夫妻共乘薄笨車出市貿易爲村里所誣一年二輸公調

原常蹇帷幔 世說云梁曹景宗爲領軍性躁出行常蹇車快馬如飛拓弓弩作躄礮數射之鼻頭出火使人忘死今來人輒言不可閉坐車中如三日新婦於邑使人氣盡未均茵憑 世說云梁曹景宗爲領軍性躁出行常蹇車快馬如飛拓弓弩作躄礮數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頭出火使人忘死今來人輒言不可閉坐車中如又云汲黯與周陽由同列共車未嘗敢均茵憑

車四

原遵途合轍同軌 車同軌 後車戒 羊車白帖云晉制羊車一名輦上如軺伏兔箱漆畫輪又輿服志云謁軍羊駿輒乘羊車司隸劉毅劾其罪

牛車白帖云相或乘牛車

增鳩車博古圖云二器狀鳴鳩形置兩輪間輪行則鳩鳴物也又杜氏幽求子謂兒年五歲有鳩車之樂十歲有竹馬之歡

鷲車唐書云吐蕃圍鹽州爲飛梯鷲車攻城

麴車杜甫飲中八仙歌云道逢麴車口流涎

臨車戰國策云汗明見春申君曰驥之齒至矣服鹽車上太行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而幕之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欣伯樂之知己也

原巢車左傳云晉楚戰於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察巢車可乃止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

追左虛晁前信陵君 前覆漢書云前車覆

鋒車 傅子云追鋒車施通櫺遠則乘之

武剛車 漢書云衛青見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

白鸞車 道經云太眞文人登白鸞之車

四馬辟惡車 大卜令一人在車執弓箭

夫子車 鍾離意別傳云意爲魯相出錢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堂下牀首有縣瓮發之中得素書

白鷺車 鹵簿令云記里白鷺旗等車並駕

天子車 漢獻帝起居注云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渡橋郭汜兵數百人遮橋問是天子車耶車不得前李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車也

霹靂車 魏志云太祖還官渡與袁紹合戰太祖軍不利復辟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衆大懼太祖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

竿摩車 魏志云太祖軍不利復辟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衆大懼太祖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

車斑斑 後漢書云桓帝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後漢書云桓帝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百乘車車斑斑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穿金爲堂石上慊慊春黃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永相怒

車延延 後漢書云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白盖小車駉駉延延河間來合諧

引車避 史記云闞相如奉璧上卿引車避匿

迴車避 韓詩外傳云齊莊公出獵有蝗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吾羞不忍爲之下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

請爲槨 論語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

破爲新 晉書云荀勗當食曰此勞新所斆問之乃破車卿爲柴

馳逐車 說苑云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駕之以羆錯之以羽立於殿下羣臣觀焉公大怒羌曰桀奢二紂以侈敗是以不敢觀也平公曰善乃去車

步挽車 北齊書云後魏大武老者多步挽車

三輪車 九國志云林知修竹爲山石之娛嘗駕三輪車命僮牽之隨意所止歡賞

九龍車 宋史云慶曆五年契丹遣使來

獻九龍車 白馳車 宋史云元度遷禮部侍郎使於遼遼頗聞其名下適有寒疾命載以白馳車典客者曰此君所乘蓋異禮也 明遠車 潛確類書云明遠車古四望車乃太子之車亦曰阜輪車

原 辟惡車 古今注云辟惡車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祓不祥太卜令一人在車執弓箭

增 相風車 漢西京雜記有相風車崔豹古今注云伺風烏夏禹所作也 薄板車 韻府云老子乘青牛薄板車度關

隨車 白帖云漢百里嵩為徐州刺史遣早行部雨輒隨車

增 鶴乘軒 左傳云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輜軿車 五代史云唐史圭為貝州刺史罷歸山閉門絕人事出入閭里乘輜軿車又張敞傳云君母出門則乘輜軿車

輜軿車 潛確類書云輜軿車安車也衣車有窗牖閉之則温開之則凉故以名也

原 夏侯嘗車 尚書洪範五行傳云昌邑王賀為帝天陰七日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行光禄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

伏車 史記云文帝出籍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

敞車癱馬 說苑云晏子朝乘敝車驾駑馬景公遣之輅車乘馬三反不受曰夫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何以禁之卒不受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入車中謂曰公豈獨得擅一車 推墮車下 漢書云漢王東伐楚羽聞之自以精兵三萬人大破漢軍漢王得以數十騎載行楚騎追漢王急推墮二子車下滕公收載遂得脫

公超驢車 白帖云張楷字公超家貧足給而處無業常乘驢車至市賣藥

子訓驢車 白帖云蘭子訓常乘驢車

方朔借車 白帖云東方朔為尚書郎從公孫弘借車

衛綰戲車 衛綰傳云以戲車為郎師古注曰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

雲母飾車 袁子正書云以雲母飾車謂之雲母車臣下不得乘時以賜王公

鎏金

飾車唐書云萬壽公主車輿以鎔金鉚飾帝命易以銅 原載物 服箱 紺轅 翠轂 旣勸登於馬力 亦退與於人謀 輔車旣不相依 脫輻如何前進 千里振策終不契需 五馭和鸞字能反覆俱白帖

車五

增詩古詩歸曰武王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 原梁孝元帝車名詩曰長墟帶江轉連甍映日分佳人坐椒屋接膝對蘭薰繞砌縈流水邊梁圖畫雲錦色懸殊衆衣香遙出羣日暮輕帷下黃金妾贈君 戴嵩車馬詩曰輦洛風塵處冠蓋相嗔咽多

稱魏其冷競隨田蚡熱輪趨白虎第珂聚黃金穴獻酒悉蒲萄訓言盡飛鐵東都虵已鑄西山綬應結朝集類蒸煙晚至似吹雪子雲爾何事門巷無車轍 增唐李嶠詠車詩曰天子馭金根滿輪闢四門五神趨雲至雙轂似雷奔丹鳳栖金轄非熊載寶軒無階忝虛左珠乘奉王言 孟郊車遙遙詩曰路喜到江盡江上又通舟舟車兩無阻何處不得遊丈夫四方志女子安可留郎自別日言無令生遠愁旅雁忽叫月斷猿寒啼秋此夕夢君夢君在百城樓寄淚無因波寄恨無因輒願爲馭者手與郎迴馬頭 又借車詩曰借車載家具家具少

於車借者莫彈指貧窮何足嗟百年徒較走萬事盡隨花　張籍車遥遥詩曰征人遥遥出古城雙輪齊動駟馬鳴山川無處不歸路念君嘗作萬里行野田人稀秋草緑日暮放馬車中宿驚麏遊兔在我傍獨唱鄉歌對僮僕君家大宅鳳城隅年年道上隨行車願爲玉鑾繫華軾終日有聲在君側門前舊宅久已拋無由復得君消息　宋孔武仲車家行詩曰上坂車聲遲下坂車聲快遲如鬼語相喧啾快如溪沙瀉鳴瀨一車人十捧擁行江南江北不計程青天白日有時住無人止得車輪聲晚來驟雨聲濯濯平曉郊原盡溝壑方悟車家進退難不如田家四時樂　梅堯臣見水牛拽車詩曰只見吳牛事水田只見黄犂負車軛今牽大車同一羣又與騾驢走長陌叩頭闊步塵蒙蒙不似緩耕泥泊泊一一夜眠頭向南越鳥心腸誰辨白　金劉迎車轣轆詩曰馬虺隤牛觳觫山行縈紆車轣轆路旁指點是官人老矣一翁雙鬢禿汝牛幸可耕汝馬幸可騎有此可載琴書歸胡爲奔走東西道白髮刁騷被人笑

賦　後梁甄元成車賦曰鑄金磨玉之麗凝土剡木之奇體衆術而特妙未若作車而載馳爾其車也名稱合於星辰圓方象乎天地夏言以庸之服周曰聚焉之器

制度不以陋移規矩不以飾異古今貴其同軌華夷獲其兼利爾其利也天子以郊祀田伐諸侯以朝聘會盟庶人以商農工賈夷狄以致蓄遷生爾其作也均輕重而攻材正陰陽而斲木既中正而合剖亦面勢而審曲候離婁之督繩須公輸而削墨布骸服之有定施爪牙之不忒既涉用於牛馬亦受命於羊鹿爾其容也俾蓋樹之獨立似高雲之出巘獨映水也如舞鸞之對鏡衆行陸也若翔鴻之赴遠聽長響之轔轔望遥儀之婉婉信有美兮宜比興徒欲貌兮不能辨及其駕也堅珊瑚之駐引絶羣之駿既絲靷之縈頭亦銅鈎而瑩角始向軛而龍轉就入轅而獸躍或鼻鳴或參差而動脚咆哮歌轉鬱快隕閣見輪陰之翻亂視帶影之飛泊及其乘也或方夏虐暑炎氣歊烈浮憾動以來風輕紗飛而去熱纖埃著而即墜煩氣衝而受歇或固陰沍寒祁嚴凜厲複帷下而前屏重襜垂而後蔽霜露侵而靡及風飈激而不庋或油雲雨霈中逵半恢宏宇宙而雷奔杼軸割而去衍被洪流染而自落散水湔而不霑云

唐張彦振大章車賦曰舜爲君兮禹爲相七政齊兮和樂章同車書兮一度量龍樓恭已則無爲以垂衣鸞躍豫遊或有時而端望伊大章之

攸作冠輪輿而爲上其始也委材質於斧斤授規模於梓匠其終也援桴鼓於天街動輗軏於霜仗乃畫界疏疆正位辨方候之以節步先之以啟行象雷而鳴曾不聞其霆轟如蓬之轉終不見其飄揚遵彼坦途違茲險阻忽忘情而習靜殊不知其處所類智者之行藏同至人之默語歷代傳寶鼓車逾好有異人謀宛同靈造行不由徑動能合道向使貴賤混并高卑不問應無迷遠之疾詎有窮途之患則是大章爲器國容之利揔方位於遥空數田里於厚地節六鼓以鼉駭首五路而鱗次望塵不及初非千里之遥聽響爭先終欣一日而至夫然則可以式序秩宗發揮樂府扶持輦轂隱翳干羽以家形國何一二之能談自邇陟遐雖萬億而可數墨客胡爲來攀桂枝懸鼓待鳴仰淳淳之風俗赴車就駕識穆穆之威儀伊可大而可久諒斯焉而取斯　白行簡

車同軌賦曰倬彼皇道大哉聖君窮厚載於宇宙俾咸駕於海濱故得遥遥之行周八埏而靡間彭彭之響經萬國而俱聞所以義在知方理資從式見軫轉而不阻諒輻輳而有則弘濟之利既均美於三無順動之端方齊功於一德是故達於疆場踐彼幽遐表合縱而道廣知轍跡而路賒亦由誡於險去其邪推善御於有截被

至治於無譁殊途同歸方見域中之大引重致遠是睹天下爲家然則將利於時必徵所措既同轍而異履爰發軔而循度周流勿越誠轉蓬之足施轔轢非逾將挂轀而可布至若偈兮無外隱爾如斯念徵至而必繼嘉大同而在茲固將混區宇會華夷始曳輪而寧虧遠邇終推轂而不失毫釐觀其政之大者道亦斯假苟憑軾而知風矧繫轅而合雅願踐履之奚到豈獨不東信應用之無疆寧惟諸夏原夫建皇極開帝功三才既美九有攸同可使循環如貫運動不窮四會五達之莊悠然盡屆島彝卉服之俗逖矣皆通爾乃庶政聿修遐方可

討俾守位者將順其理利轉者必會其道故車書而混同誠鴻業之斯保　宋宋庠德車結旌賦曰君有至德時乘大車當優華以無外乃結旌而有初奉駕陳儀采物雖資於備設鳴鸞示禮旂旒匪俟於垂舒順考前經鋪聞往說謂戎事以既息貴君車之有結雍容撫軾蓋藏飾以尚純肅穆展鈐詘垂旒而就列蓋由拆乃盛飾昭夫令名雖冠品於輿服蔑揚威於旆肅軫無譁方斂藏於旂厲馳輪有度靡赫奕於綏纓且夫禮有質文器隨用舍車號乎德則崇化於邦本旌結其表則示人於天下意自象見名非人假君軒弭節孰訝乎卷而懷

之國乘制容益顯乎素爲貴者是知車之用兮充德以成大旌之飾兮輔威而孔昭既武怒之不作信軍容而外銷組轡啟行陋邦旋之子子錯衡遵路殊風旆之摇摇若然則動有彝儀文無異色雖嚴駕以備物終去華而表德故使禮典攸重民瞻不忒皇皇整御始中括於采章轔轔肅容豈外揚於藻飾用能上載明德旁昭縟儀自駕言而戾止殊幅裂以藏之升降惟寅僅比非心之屏章明盡屏寧同止獵之綏大矣哉邦禮是崇帝儀資始實務德以垂教必收旌而昭理宜乎國容備而兵器銷率由茲而盡矣　元楊鐵崖記里鼓車賦曰虛輪

暈軫橫轅倚輗平廂層構低高間施木鵰象以正立手潛奮以有攜列鼓鐲於上下各扣擊以司時

銘後漢馮衍車銘曰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與　崔駰車左銘曰虞夏作車取象機衡君子建左法天之陽正位受綏車不內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彼言不疾彼指不躬元覽於道永思厥中

又車右銘曰擇御卜右採德用良詢納耆老於我是匡惟賢是師惟道是式箴闕旅賁內顧自救匪望其度路體貌思恭望衡顧轂允慎茲容無或好佚匪盤於遊

顧省厥遺虎尾斯求昭德塞違抑盈以無雖有三晉咸然若虛　李尤小車銘曰員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合之嗛噓疏達開通兩轙障邪尊卑是從輗軏之用信義所同　又天軿車銘曰奚氏本造後裔飾雍輪以代步屏以蔽容輪軿并合出入周通追仁赴義惟禮是恭　增明方孝孺車銘曰以廣載以剛運險則止易則進衆材得職乃不憒　又曰衆器堅車乃良百戰得賢成乃功朽轅腐輻乘者殃

輅一

原釋名曰天子所乘曰輅輅車也謂之輅言行路也余

輅玉輅以金玉飾車也象輅革輅木輅各隨所名　白虎通曰天子大路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　增尚書曰大輅在賓階面綏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毛詩曰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又曰路車有奭簟第魚服鉤膺鏤革　原周禮曰王之五輅一曰玉輅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輅鉤樊纓九就建大斿以賓同姓以封象輅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輅龍勒條纓五就建太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輅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又曰車僕掌戎路之

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萃副也 禮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乘路周路也 又曰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季夏之月天子居太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孟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左个乘元路駕鐵驪載元旂衣黑衣服元玉 左傳曰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 又曰密

須之鼓與其大輅文所以大蒐也 禮論語曰乘殷之輅 史記孔子曰殷輅車爲善而色尚白 晉摯虞會朝堂五輅制度議曰諸車之合於法度可以示訓者則輅爲名亦猶殿堂之正者則曰路寢也 淮南子曰堯之有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大路不畫 張衡東京賦曰奉引既畢先輅乃發鸞旗皮軒通帛旜 又曰結飛雲之袷輅樹翠羽之高蓋 曹植七啟曰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旃 文選序曰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

輪之質

輅二

增 隋書曰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何稠曰君臣同所過爲相偪乃廣爲盤輿別搆闌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

唐書曰貞觀初太宗親郊命裴寂與長孫無忌升金輅寂辭帝曰公有佐命勳無忌宣力王室非二人誰可參乘者遂同載歸　又曰李勣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乃振旅還王爲上將勣爲下將皆服金甲乘戎輅告捷於廟　宋三朝志曰五輅副輅輿輦多仍唐舊而玉輅自唐顯慶中傳之號顯慶輅太僕所藏親郊則乘之制度精巧行止安重載太常鼗戛分左右均輕重後世良工莫能爲之自唐至本朝凡三至太山登封世傳神物護之

輿一

原 易曰輿脫輹　又曰壯於大輿之輹　周禮曰有虞氏尚陶夏后氏尚匠殷人尚梓周人尚輿　韓子曰輿人成輿則欲人富貴非與人仁不貴則不售也　曹植七啟曰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　左思吳都賦曰輕輿按轡以經隧樓船舉帆而過肆

原 陳留耆舊傳曰洛陽令董宣死詔使視之有簡輿一乘白馬一匹帝曰董宣之清死乃知之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晉宣帝在渭濱將戰宣帝莅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帝聞而歎曰可謂名士 魏志曰太祖遣張遼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遼母至導從出迎將吏羅拜道側觀者榮之 吳志曰黃初二年立孫登為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為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登接待僚屬畧用布衣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

帳而寐 晉起居注曰太始四年正月臨軒太宰安平王孚載輿升殿 晉諸公讚曰傅樞以足疾遜位不許乘板輿上殿 東宮舊事曰太子有步輿一 唐書曰房元齡病稍間詔許肩輿上殿 又曰令狐綯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天子來及綯至皆驚 五代史曰唐莊宗以盧程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朝廷制度未備程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右對曰宰相擔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宋史曰張從恩遷檢校太尉開封尹充東京

留守少帝自鄴歸汴改鄴都留守錫賚加等仍賜銀裝肩輿二俾迎其家

餘患風疾不能行猪狗手滌溷穢護視甚周造板輿載母夫婦共舁行園田以娛之　元史曰甯猪狗性至孝母年七十

輿三

原 板輿 晉潘岳閒居賦云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遠覽王畿近周家園　筍輿 史記張耳傳云上使泄公持節問賈高篾輿前注云編竹木爲輿亦曰筍輿

增 導輿 唐書云崔邠字處仁遷太常卿邠自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避道都人榮之

原 題 韻府云周景辟陳蕃爲別駕不就景題別云孟昶未達時家貧在京嘗見王恭乘高輿服鶴氅裘於時人雪昶於籬間窺之曰此眞神仙中人也

增 小輿 唐書云濮恭王泰大腰腹帝聽其乘小輿入朝　醉輿 天寶遺事云申王每醉使宮奴將錦綵結一兜子擡歸寢室號曰醉輿

綠輿 廣輿記云唐杜黃裳入參大政李師古嚴憚之遣一幹吏攜千緡侯其門有綠輿出從婢二青衣濫縷言是相公夫人吏遂歸告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繡輿 合璧事類云咸通十四年迎佛骨於鳳翔京師錦車繡輿載歌舞從之

原 六尺輿 袁盎傳云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英豪　八景輿 眞誥云乘八景之輿

增 九龍七寶 輿 眞人王君內傳云清虛眞人入陽谷山忽見天尊貴神乘三雲之輦駕九龍之輿六帖云唐嚴武爲漢州刺史吐蕃引雜羌寇山西武遣崔寧將而西既薄賊城城皆累石不得攻諜知惟東西不合者丈許乃爲地道再宿而拔拓地數百里虜驚相謂曰寧神兵也及還武大悅裝七寶輿迎入城都

以誇於軍　黃金輿 唐書曰黃巢乘黃金輿衛者皆繡袍華幘陷京師入自春明門

輕輿 枚乘七發云將爲太子馴騏驥之輿注云飛輕輕輿也

云諸無量復故官以者老疇仗聽
徐行又爲設腰輿許乘入殿中　賜步輿唐書云李綱以足疾
賜步輿聽乘至閤又云崔祐甫
被疾詔肩輿至中書卧而承旨　原 乘玉輿莊子云越國無君求
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
乘以玉輿王子搜援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
不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
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舉籃輿晉書云陶潛解印後有脚疾使一門生二
兒舉籃輿詣王弘既至欣然與之飲酒

輦一

增 說文曰輦輓車也　六書故曰輦車用人輓者也
毛詩曰我任我輦　周禮曰小司徒登其鄉之衆寡六
畜車輦　又曰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
輦　又曰輦車組輓有翣羽蓋　隋書曰輦制象輜車

而不施輪通憲朱絡飾以金玉　司馬法曰夏后氏謂
輦曰余車周曰輜車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椎一鋤周輦
加二版一築　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周
十五人而輦　荀子曰天子名諸侯諸侯輦輿就馬

原 呂氏春秋曰富貴而不知道適足以爲患不如貧賤
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
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蹙之機富貴之所致也　通典
曰夏后氏制輦秦爲人君之乘漢因之以雕玉爲之方
徑六尺或使人輓或駕果下馬　六典注曰古謂人牽
爲輦後漢有乘輿六輦

輦二

原 漢書曰文帝郎官上書未嘗不止輦受其言　又曰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具以實言　漢武故事曰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常從行之徒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員數恒使滿　又曰帝輦至郎署見一老郎鬚髮皓白衣服不整上問曰公何時爲郎對曰臣顏駟江都人也以文帝時爲郎上曰何其老也對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幼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也

漢書曰傅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恭王恭王有才藝上甚愛之坐則同席行則同輦　又曰孝成帝遊於後庭嘗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明臣在側二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乃止　後漢書曰陰就以外戚貴盛使人要劫井丹既至設食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耶坐中皆失色就遂令去輦　原 東觀漢記曰明帝幸南陽所在見吏勞賜步行觀部署不用輦也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有坐輦步輿　晉書曰左思妹名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

後為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無不稱美　後魏書曰天樓輦輈十二加以玉飾衡輪乘輿輅用駕牛十二　又曰乾象輦羽葆圓蓋畫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大階雲漢山林雲氣神仙聖賢明忠孝節義游龍飛鳳朱雀元武白虎青龍奇禽異獸可為飾者皆辨圖焉皇太后祭郊廟則乘之　通典曰唐高宗不喜乘輅每有大禮則御輦至武后以為常元宗以輦不中禮廢而不用　開元遺事曰姚崇為學士明皇思崇論時務久雨泥濘令侍御者步輦召來中外榮

之

輦三

雕輦　張衡東京賦云虎戟交鍛龍路充庭是時稱警蹕已下雕輦於東廂　玉輦　潘岳藉田賦云天子乃御玉輦蓋衡牙錚鎗綃紬綵繆蓋參華　大輦　晉書云桓元造大輦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舁　小輦　魏略云孟達降文帝乘小輦執手捌其背而戲之曰得無為劉備作刺客耶

陪輦　唐書云李泌山人以白衣陪輦　賜輦　唐李叔明傳云朝京師賜錦輦令官士肩舁以見

碧玉輦　王子年之輦從朝及暮而窮宇宙之內徧焉

紫雲輦　漢武內傳云母乘紫雲之輦　雲母輦　晉公卿禮秩云太宰安平王孚給雲母輦一乘　香衣輦　晉太康起居注云齊王歸藩詔賜香衣輦一乘　金根輦　鄴中記云石虎南郊有金根車高路輦香衣輦或朱漆卧輦以純雲母代純中

外四望皆通徹　金華輦　趙書云皇后出蠶乘羽蓋金華輦　駕鹿輦　靈寶五符序云北方有夜光玉女服雲林之翠羅駕鹿輦於天河護二像而不忒保羣命以永和　乘板輦　趙書云前石有佛圖澄號曰大水上　增畫扇輦　後魏志云入閤與輦其用又同案圖今之黑漆畫扇輦相似　金鈿輦　通典曰劉裕執慕容起獲金鈿輦　大安輦　玉海云宋乾興元年禮院名曰大安輦　原乘步輦　晉書云山濤爲太子少傅講武於宣城時有疾詔乘步車　作獵輦　鄴中記云石虎好遊獵體壯大不堪乘馬作偏廂使二十人舁之如今之步輦上安排曲蓋坐處施轉闌若射鳥獸宜有所向開身而轉之　黃金塗　漢書云霍禹廣治第宅作乘輿輦如畫繡綢馮黃金塗韋絮萬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　綵絲輓詳上　乘輦升山　禪書云乘玉輦以升山　扶輦下除　漢書云李陵謂蘇武曰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咸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

戎車一

增通考曰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原白帖曰戎車飾如耕車　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又曰戎車既安如軽如軒　增周禮曰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會同充革車　原禮記曰兵車不中度不鬻於市　又曰兵車不式

戎車二

原先驅孫子兵法云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爲先驅也　後殿孫子兵法云輕車爲後殿也

綏旌禮記云武車綏旌　建戟白帖云漢因周制有輕車同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轅軨弩箙藏在武庫　建麾幢又云晉輕車建麾幢　載金鼓又云宋戎車載金鼓羽幢戎車置甲弩於軨上　增有巾有蓋見上　在鹵簿中又云漢戎車大駕出鹵簿中　置弩軨上又云宋制不巾不蓋漢戎車不巾不蓋

軺車一

原釋名曰軺車軺遥也遠也四向遠望之車也　說文曰軺車小車也　增晉書輿服志曰軺車者古之將軍車也一馬曰軺車二馬曰軺傳漢貴輜軿而賤軺車晉重軺車而賤輜軿

軺車二

增史記曰武帝算軺車　漢書曰元始三年詔劉歆等雜定昏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立軺併馬　又曰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者所在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　又曰梅福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　原謝承後漢書曰許處家貧爲督郵乘牛車鄉曰軺車督郵　晉書曰李矩假爲滎陽太守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大衆襲矩矩遣老弱入山命所在散牛馬因設伏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元帝加矩冠軍將軍賜軺車幢蓋進爵陽武侯　增又曰元

帝假陶侃赤幢曲蓋軺車鼓吹

指南車一

增 黃帝內傳曰元女爲帝制司南車當其前記里鼓車居其右 原 崔豹古今注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皆迷路帝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 又曰指南車者周公所作周公致治太平越裳氏重譯來朝使者迷其歸路以軿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載之而行暮年得返其國奉使大夫婁將送至國而還亦乘司南復暮年而返上以其車屬巾車氏行而載之常爲清導車法具在尚方故事 增 宋書輿服志曰指南車其始周公作後漢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其器不存義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長安始得此車其制如鼓車設木人於車上舉手指南車雖回轉所指不移大駕鹵簿最先啟行 原 鹵簿令曰指南車駕駟馬正道匠一人駕士十四人 述征記曰尚方北門中有指南車上有木仙人持信旛車轉而人常指南 鬼谷子曰鄭人之取玉也必載指南之車爲其不惑也 韓子曰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 左思吳都賦曰俞騎驟路指南司方出車轔轔被練鏘鏘

指南車二

原 崔豹古今注曰指南車漢末喪亂其法中絶馬鈞悟而作焉今指南車馬先生之遺法也 增 崔鴻後趙録曰尚方令解飛機巧若神妙思奇發造指南車就賜爵關内侯

指南車三

增 賦 唐張彦振指南車賦曰緬窺皇始傾聽巢風時儀朴畧化跡暝蒙結繩云謝徽章漸通乃服牛而乘馬爰斲木而觀蓬故聖人因象以制器隨物而興功北斗在天察四時而行度司南在地表萬乘之光融爾其法制奇詭神妙無窮見其指而皆知其向視其外而莫測其中輪須藉於奚子妙乃發於周公觀夫作也宛關脉湊衡樞星設煙縈電轉鬼聚神滅離朱目亂計然思絶公輸服其心立王爾慙其手拙雖詞給而口敏終難得而屢說至於帝容順動王途允泰二月東巡萬國南會羽衛出而天動笳鼓鳴而雷磕司南於是備屬車引行旆候薰風而進止仰卿雲而乘蓋超搖光景之中縹緲煙霞之外同夫越鳥常有意於南枝異彼魯人竟無情於殿最惟皇明之遠矚驅八駿以遐舉既訪道於襄城亦尋仙於海渚豈須老馬之智寧藉小童之語賴我司南不迷其所伊司南之用薄逢國道之昌平就日月於天

路聞簫韶於玉京常使朝朝承北闕何辭歲歲指南行

雲母車

原 賜王公袁子正論云以雲母飾車謂之雲母車臣下不得乘時以賜王公 迎惠帝

晉書云惠帝自鄴還洛陽殿中官屬備雲母輦及雲母車以奉迎 賜蜀主吳百官録云劉蜀主得賜雲母車一乘 贈齊王

晉太康起居注云齊王出鎮詔贈清油雲母犢車 獲泚

水經注云謝元敗苻堅於淝水獲所乘雲母車 還洛陽見上

犢車一

增 釋名曰羊車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

犢車二

涼 與季禮謝承後漢書曰劉寬貶貧乏陳國張季禮爭師喪叫備冰寒車跛牛病不能進翊以所乘犢車與之 還桓譚

譚別傳云譚時爲太常録尚書事後坐趾初吳以罪徙者皆收家財入官及下獄簿其貲唯有犢車一乘牛數頭奴婢不滿十人無尺帛珠玉之寶上聞而嘉之悉以付還 卓

蓋犢車

晉書云武帝賜汝南王亮追鋒車蓋犢車 增 赭織犢車

宋史云哲宗親祀南郊蘇軾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織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李之純爲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后而下皆毋得迎謁自皇 原 合買犢車

北堂書鈔云蔡誼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無車嘗步行衆門人好事者相合爲買犢車 增 各爲犢車

明皇雜録云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各爲一犢車展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既成甚重而牛不能引

原 風俗通曰鹿車柴車也窄小裁容一鹿故云漢冗散

郎乘之

鹿車二

後漢列女傳曰漢鮑宣妻桓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後漢書曰更始敗趙熹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欲逼畧熹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　東觀漢記曰杜林拘於隗囂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北堂書鈔曰董允少與費禕齊名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同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鹿車給之允有難載色禕便前上和謂允曰始吾意了矣　晉書曰劉伶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

轅一

增 釋名曰轅援也車之援也　方言曰楚衛之間轅謂之輈　詩詁曰車前直木上勾衡者謂之轅亦曰轅

原 毛詩曰小戎伐收五梁梁輈　周禮曰輈有三度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　又曰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撓也　又曰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

轅二

原 晏子春秋曰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飯牛於郭門之外望見桓公乃擊轅而歌桓公憫而異之命後車載之　韓子曰吳起爲魏武侯西河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　續漢書曰漢承秦制爲乘輿左右吉陽箭鸞雀

立衡樸文畫輣 增 漢書曰侯霸守臨淮被召百姓攀轅臥轍願留暮年 原 東觀漢記曰江革母年八十革不欲搖動之常自居轅輓車不用牛馬 晉儀注曰皇后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馬油畫雲母兩轅也 增 南史曰王敬弘以女適孔淳之子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

轅三

原 右轅 左傳云楚爲教爲宰擇楚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社預注云在軍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 南轅 左傳云令尹南轅反旆社預注云迴車南返 紺轅 潘岳賦云蔥犗服於縹軛兮紺轅綴於黛桓 皁轅 皁轅朱駕 華軿 疊鼓送華軿 增

行軿 東坡詩云故關黃葉滿行軿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軿以貫笠轂師懼退杜預注曰軿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丁寧鉦也 挾軿 顏考叔事見前 增 折轅 短轅 俱見前

輪一

增 釋名曰輪綸也言彌綸也 說文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 方言曰輪韓楚間謂之軑或謂之軹關西謂之輇 原 毛詩曰坎坎伐輪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增 周禮曰兵車之輪六尺和之 原 又曰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又曰察車自輪始 又曰凡爲輪行澤者欲杼

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甕於鑿

後漢書曰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爲輪輪行可載因物智生復爲之輿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天下獲其利

輪二

原 莊子曰齊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爲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漢書曰薛廣德爲御史大夫直言諫諍上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

又曰霍禹韋絮薦輪注云以韋緣輪著之以絮也

造四輪車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赤幘

增 又曰王莽

原 續漢書曰光武嘗欲出游尚書令申屠剛諫以頭軔乘輿車輪帝遂爲止　後漢書曰張綱爲侍御史安帝遣杜喬等八人按行風俗綱獨埋其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兄弟

輪三

原畫輪東宮舊事云皇太子初拜有畫輪四望車皇太子納妃亦乘之　緩輪後漢輿服志云獵車其飾皆如乘輿重輞緩輪繆龍繞之　增朱輪漢書云楊惲家乘朱輪者十人　原華輪張協洛禊賦云權戚之族華輪曰闕猪車親校獵乘之　香輪香輪寶騎競繁華　增卓輪通典曰三公有勳德者特加卓輪烏漆輪轂黃金雕裝青油幢

輪四

朱絲絡通憲　原兕依輪戰國策云楚王遊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之有狂兕踩車依之一發而殪　蛇繞輪新序云晉獻公

增賦唐王起蒲輪賦曰王者崇招隱之禮作徵賢之車

既斲輪而合度亦安蒲而用諸將使丘園共貢岩穴皆虛則必旌其重貶建此大輿輪合大規取邁而行陸蒲兼柔質取坐以安車固覆其軌轍可歷於丘墟載以歸朝盡是漸鴻之翼駕而出野方隨繫鶴之書恒翹翹而隱隱諒求士之本歟若乃山騶異人林栖隱者鳥獸之羣方雜薜蘿之衣未捨或屠釣而忘名或版築而在野恥戈戟之鼎厥禮未崇笑子子之旌好善猶寡然後時主反席哲匠精研載脂載轄既攻既堅蒲也採陂澤之叢有車之用輪也斲陰陽之木如日之圜轞轞兮出中朝之禮盛轔轔兮入外野而光宣於是經營草澤轥轢

雲煙瞻其儀無虧乎翼翼聆其響且異乎闐闐可以出
嘉遁之碩德可以載傲俗之遺賢空谷有車自爾而方
縶鳴皐者鶴假我而聞天豈獨邀申公於是日徵釣叟
於昔年則知輪之設蒲巖扃是啟將毗王者之政先保
賢人之體至萬里之安安成百僚之濟濟豈比夫織而
為席表臧孫之不仁緝以成宮昭令尹之非禮方今舊
已在官輪猶未安傍搜叢柱遠擬幽蘭士不病於邁種
賢盡出於峯巒是蒲輪之禮也乃王化之端而已哉

軸一

增 釋名曰軸抽也入轂中可抽出也　說文曰軸持輪也　世本曰衛公叔文子作輗軸　周禮曰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嫩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　史記淳于髡曰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不能運方穿

軸二

原 左傳曰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鎖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曰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
史記曰燕破齊田單令宗人車軸末傳鐵籠安平城壞齊人爭走軸折車敗為燕所虜惟單宗人以鐵籠得脫

又曰須賈謂范雎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

轂一

增 釋名曰轂湏也體堅湏也三十輻共一轂 說文曰轂輻所湊也 原 毛詩曰文茵暢轂駕我騏馵 周禮曰轂也者以爲利轉也 鄭注云利轉者以無有爲用也 增 又曰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 又曰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謂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蘞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 原 又曰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 鄭注云澤沉苦其大安山險苦其大動 增 禮記曰顧不過轂 原 史記曰炙轂輮髡 漢書曰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蔡邕獨斷曰凡乘輿車方鈆繁纓重轂副轄重轂者轂外復有一轂施轄其外乃復設牽施銅金鑾形如縌亞飛軨以縌油廣八寸長注地左畫蒼龍右白虎繫軸頭今二千石亦然但無畫耳 風俗通曰桑車榆轂聲聞數里 俗說云凡人桑桑作車又以榆爲轂牢強朗徹聲響乃聞數里 楚辭曰瓊轂

錯衡英華假只

轂二

原 春秋考異郵曰黃池之會滕薛夾轂魯衛參乘　前漢書曰萬章門車常接轂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臨淮太守行春有兩白鹿夾轂而行主簿王國賀曰三公車轓畫象鹿明府其爲相乎後果爲太尉　後漢書曰崔駰祖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斯世　又曰袁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填接街陌　唐書曰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張元素上書曰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爲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齎轂自隨

轂三

原 赤轂後漢書云小使車蘭輿赤轂　華轂劉向傳云王氏乘朱轂鳴　世本云越甲至齊雍門狀請死齊王曰矢石未了何事焉車右曰王不見工師之爲乘而見鳴右遂刎頸而死越軍聞之遂退　轂

輻一

撝說文曰輻輪轑也車輪旁所繫之直木用以輔輪而行 原毛詩曰員于爾輻 又曰坎坎伐輻 撝周禮曰輻也者以爲直指也 又曰望其輻欲其弊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 又曰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强不足也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滯也參分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 原左傳曰車脫其輻不利行師

輻二

原得輻梁書云樂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建步避道者果歷中丞 持輻堂書鈔云李廣傳士棄車持輻 斬輻漢書云李陵擊匈奴一百五十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 斫輻王隱晉書云王尼避難江夏時荊土飢荒尼不得食乃殺牛斫輻以煮之食既盡父子俱餓死

軛衡

原縹軛潘岳藉田賦云蔥韡服於縹軛縹軛芍紺轅縹於黛幹 桂衡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至邢丘軛折爲三天下太公曰不然軛折爲三天下武王召太公而問之曰未可伐爲三也天雨三日欲洗吾兵也 錯衡毛詩云約軧錯衡八鸞鏘鏘 龍首銜軛 鸞雀立衡 虞服志詳車

軫

原 文軫古詩云文軫通桂海 伐軫毛詩云小戎伐收鄭元注云伐淺也收軫也大車之軫爲淺故曰伐軫 齊軫文選云龍旂九斿軫方 軫方象地周禮云軫之方也以象地也 龍旂齊軫續漢書云龍旂九斿七仞齊軫以象大火

軾一

注 說文曰軾車前人所凭處 周禮曰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 原 徐野民輿服志曰軾車前隱膝也

軾二

原 伏鹿軾續漢書云皇太子諸侯王倚虎軾伏鹿軾 伏熊軾又云三公列侯安車蒲軾

輪倚鹿軾伏熊軾又漢制刺史車伏熊於軾上 眉見軾袁梁傳云長伏弟兄三人伏宕中國死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涕沾軾楚詞云今長太息涕沾下沾軾 憑軾下齊漢書云酈生憑軾下齊七十餘城 憑軾徂秦潘岳西征賦序云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

轄一

注 釋名曰轄害也車之禁害也 說文曰轄鍵也 毛詩曰載脂載舝同轄 原 左傳曰巾車脂轄 淮南子曰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

轄二

原 韓子曰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

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

增續齊諧記曰漢宣帝嘗以阜蓋車一乘賜霍光悉以金鉸飾之每夜車轄上有金鳳凰飛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之後南郡黃君仲於北山羅鳥得一小鳳子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鳳凰子云今月十二夜北山羅鳥得之帝以置承露盤上倏飛去直入光家止車轄上帝甚異之取其車每游行輒乘之至帝崩鳳凰飛去不知所在

原漢書曰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內雖有急終不得去

幰一

增說文曰幰車幔也

幰二

原四望通幰魏武與楊彪書詳車

嚴帷幰　夢乘通幰長沙耆舊傳云劉壽嘗夢乘通幰車飛渡北門後果至司徒

補車幰王隱晉書云梁孝王彤宣帝之子嘗以單衣補車幰以敝

幰潘岳藉田賦詳輪　歸雲乘幰潘尼詩云朝日順長塗夕莫無所集歸雲乘幰浮凄風尋

帷入

蓋一

原周禮曰王后輦車有羽蓋　又曰蓋之員也以象天

也　又曰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增又曰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　又曰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而馳不隧二十八橑以象列星　原大戴禮曰古之爲路車也蓋圓以象天　增風俗通曰黃帝戰蚩尤於涿鹿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車因作華蓋　又曰武王伐紂大風折蓋遂爲曲蓋　原楚辭曰孔蓋兮翠旗注云司命以孔雀之翅爲車蓋翡翠之羽爲旌旗言殊飾也

蓋二

原家語曰孔子之郯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　原

續漢書曰三公列侯皆安車朱斑輪皁繒蓋　又曰皇太子皆安車朱斑輪青蓋金華皇子爲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　又曰賈人不得乘車馬除吏赤蓋杠其餘皆青蓋　又曰小使車白蓋赤帷　又曰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　增後魏書曰裴佗爲中軍將軍清白任眞暑不張蓋寒不衣裘

蓋三

原黃屋　蔡邕獨斷云黃屋者蓋以黃爲裏也　青屋　張衡東京賦云並轂輦弩重屬車九乘軒前朱旌青屋　翠蓋　宋玉高唐賦云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又潘尼懷退賦云鳳凰車兮翠蓋芙蓉車兮蘂帶　羽蓋　見前　荷蓋　楚詞云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

蠃　芝蓋張衡西京賦云舍利颺化爲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　鳳蓋桓譚新論云謂揚雄曰君之爲黃門郎居殿中數見輦輿玉瑩華芝及鳳凰三蓋之屬皆元黃五色飾以金玉翠羽錦繡茵席者也　鶴蓋劉孝標絕交論云雞人始唱鶴鳴高門旦開流水接軫　原翠羽蓋張衡東京賦詳輅　紫羽蓋清虛眞人裴君內傳云昔學道到流沙之濱白水之崖遇素眞人乘青龍軿車以紫羽爲之蓋　青縑蓋蔡邕獨斷云金根車一轅四馬或六馬金根箱轓以金鏄正黃兩臂前後刻金龜形上但以青縑爲蓋羽毛爲後戶　皁繒蓋見前　金華青蓋董卓列傳詳車　金華瑵蓋晉公卿禮秩云諸侯王加車金華瑵蓋及郡縣公侯皆給青徘

軨

增說文曰軨車轄間橫木也　薛綜曰飛軨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畫左青龍右白虎繫軸頭　禮記曰君車已駕僕展軨效駕　原又曰君羔幦虎犆注幦覆苓也　又曰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

茵一

原釋名曰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爲之　說文曰茵車重席也　毛詩曰文茵暢轂

茵二

原蒲茵桓譚新論云雖不見駕路車亦數聞師之但素輿而蒲茵也　繡茵漢書霍禹傳詳　汚茵漢書云丙吉爲丞相駙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茵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不過汚丞相茵爾　接茵北堂書鈔云夏侯湛

潘岳同輿接
茵人謂連辟

原易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又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尚書曰食哉惟時注食哉者所重民食也又洪範曰三八政一曰食大傳曰八政何竟先食食者萬物之始人之所本者也又曰惟辟玉食辟君也言惟君爲美食也　毛詩曰爾酒既清爾肴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又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又曰雖無嘉肴式食庶幾　周禮曰王齊則玉府供玉食鄭注云玉陽精之純者食之以潔水氣又曰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

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
鹹調以滑甘注云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
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菰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注云言氣味相成也　又膳夫掌王之飲食膳羞王日一舉鼎十
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注云侑勸也鄭注曰謂王日一舉以朝食也石與王同庖鼎十有二
牢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　又曰王齊日三舉注曰殺牲盛饌曰舉
又曰庖人掌共六獸六禽注曰六獸麋鹿熊麏野豕兔六禽雁鶉鴽雉鴈鴿
禮記曰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後聖有
作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為酪醴　又曰凡進食之禮
左肴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

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　又
曰春宜羔豚膳膏薌牛夏宜腒鱐膳膏臊犬秋宜犢麛
膳膏腥雞冬宜鮮羽膳膏羶羊　又曰食禮主人親饋
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
食焉　墨子曰人不衣短褐不食糟糠飲食不美面
目顏色不足視衣服不美身體從容不足觀也是以食
必粱肉衣必文繡　愼子曰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
道　又曰飲過度者生疾食過慶者生貪　公孫尼子
曰食甘者益于肉而骨不利也　又曰太古之人飲露
食草木實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

飽食者遨遊泛若不繫之舟　韓子曰嬰兒共戲以塵爲飯以塗爲黍以木爲胾暮春必資餉食者塵不可食也　又曰凡人上不屬天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可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　又曰餓歲之春從弟不讓穰歲九秋疎客必食非疎骨肉少多之心異也　孫子曰鑠金爲洪爐盜隸不探鴆肉在俎餓徒不食　原　淮南子曰食者民之本也　增　原　又曰煎熬烹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荊吳甘酸之變　揚子法言曰食如蟻衣如蜂朱輪駟馬金珠煌煌無已

泰乎注曰蟻言精細也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撤膳之法焉　又曰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　又曰食力無數庶人職在耕桑戮力勞役飢即食飽即作故無數按禮器云天子一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　桓譚新論曰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雖有疾病緩急不敢觸犯　又曰太原咸奉介君之靈至三月清明斷火寒食　增　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飲食言被服飲食難曉非長者不別也

食總載二

原 禮含文嘉曰燧人氏鑽火始炮生爲熟人無腹疾

鬻子曰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 增

禮記曰文王之爲世子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韓子曰管子束縛自魯之齊路飢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跪餐之因竊謂仲曰若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綸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左傳曰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

又曰子服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 原

又曰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文子如戚 增 晏子曰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脫中食而肉不足景公封晏子以都晏子辭不受 說苑曰晏子所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至 原 左傳曰公膳日雙雞饗人更之以驁御者知之而以洎饋子雅子尾怒無子而往與子食 原 又曰秦醫和對晉侯曰天有六

氣降生五味　公羊傳曰魯昭公走之齊齊侯使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寡君聞君在外餒爨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再拜稽首以衽受　家語曰孔子厄于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　增韓子曰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時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飲要溝者于五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飲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餐之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　左傳曰衞侯爲虎幄于籍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使請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祖裘不釋劒而食　原說苑曰子思居于衞縕袍無裏三旬九食　史記韓信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信食時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怒意竟絕去乃釣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爲設食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又曰景帝召條侯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條侯心不平　漢書曰萬石君時賜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

在上前子孫有過對案不食　又朱買臣傳曰初買臣兔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後拜爲太守　又曰成帝元延四年中山王入朝每賜食必飽而出　東觀漢記曰汝郁年五歲母疾不能飲食郁亦不肯食母憐之強爲之餐飯欺言愈郁視母色未平輒不食　又曰梁鴻少孤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常獨坐不與人同食　謝承後漢書曰茅容避雨樹下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奇之因請宿寓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魏志曰文帝爲太后弟廣起第成太后至第請諸家外親厨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約如此　又曰扈累者嘉平中年八九十歲若六七十歲者縣官以其老日給廩五升五升不足食頗有傭作以裨之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　又曰沐德信河間人也始爲吏有志介嘗過姊爲殺雞炊黍而不留也後吳使諸葛瑾攻樊城遣船兵于峴山東砍材牂柯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來食後熟者荅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播于異域如此　原王隱晉書曰何曾日食近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也　又曰皇甫謐姑子梁

柳爲城陽太守或勸謐送謐曰柳爲布衣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爲禮也今作郡而送豈古人之道哉 增 晉書曰吳郡陸納字祖言謝太傅安嘗造祖言祖言都無供辦兄子俶密爲具餐太傅既至祖言所設惟茶果而已俄而俶遂陳盛饌珍羞畢陳謝去祖言大怒責數俶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復穢我素業耶杖之四十 又曰郗鑒字道徽永嘉亂在鄉里窮餒鄉人以鑒名傳餉之時兄子邁外孫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恐不能兼有所存鑒乃獨往食訖飯著兩頰邊含還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

剡令鑒薨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心喪三年 又曰庾袞父亡作笞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 原 沈約宋書宗慤傳曰鄉人庾業家甚豪富每待賓客膳必方丈 增 又曰謝景仁爲桓靈寶將軍時武帝爲桓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悅因留帝食未辦而景仁爲靈寶所召俄頃間騎詔續至帝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食豈不得待帝甚感之 又曰謝景仁愛弟龜而惡弟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帝命龜預坐而帝召述述知景仁夙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

呼述須至乃歡　又曰劉穆之妻江氏少時家貧穆之好往妻兄弟家乞食嘗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用需此其妻截髮市肴饌爲其兄弟餉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後穆之貴達而更豪奢食必方丈　又曰江夏王義恭幼爲武帝所鍾愛帝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盞盤義恭須求果食日中無筭得未嘗嗽悉以與人　又曰文帝宴于武帳堂上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食不至有飢色上戒之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識有飢之苦　又曰文帝以謝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乃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荅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　又曰謝弘微兄曜卒弘微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惠琳嘗與之食見其猶蔬菜謂曰檀越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于得理弘微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欷歔不自勝　又曰阮佃夫奢後中書舍人劉沐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途相逢要沐同返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肴莫不畢備　又曰郭元平至行養親必以已力傭賃以給供養性甚巧每爲人作供取數夫價主人設食元平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聲味惟餐鹽豉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　齊

書曰武帝收沙門寶誌在獄中語獄吏曰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養　又曰王儉嘗詣武陵王華華留儉設食盤中菘菜飽魚而已儉重其率眞爲飽食盡歡而去　又曰周顒隱居鍾山嵩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　又曰張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辦食然未嘗求也　又曰孔休源寓于宗人少府孔登宅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風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席謂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筯命休源及至取其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飽魚雲食休源食不嘗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　崔鴻後趙錄曰石虎召姚弋仲弋仲輕騎至鄴引入領軍省賜以御食仲怒曰國家有賊召我擊之而乃食我我來覓食耶　後魏書曰裴安祖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而呼而況人也自此未曾獨食

北齊書曰崔瞻在御史臺恒于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餐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觀瞻食罷而

退明日自攜七筋恣情飲噉瞻乃謂裴云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鵞炙豈亦異于是乎君定名士于是每與同食　後周書曰柳虬脫畧人間不拘小節斆衣蔬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虬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飢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　唐書曰高祖師次于古推去絳郡二十餘里有紫雲如華蓋樓閣之形正臨高祖之上時隋絳郡通守陳叔達堅守不下高祖謂厨人曰吾明日下城然後朝食辛卯引兵攻城自旦及辰而破高祖乃食　又曰高祖朝諸宰臣于政事堂供饌珍美議減其料東臺侍郎張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機務待賢才也吾輩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可減削公膳以邀名譽　明皇雜錄曰天寶中諸公主相効進食上命中官表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之費蓋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常因退朝遇公主進食方列于通衢乃傳呵拂纓行于其間宮苑小兒數百人奮擲而前華僅以身免　又曰順宗時宰臣鄭珣瑜韋執誼方與諸宰相會食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見者王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故事告叔文怒叱直省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赧竟

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宰相杜祐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閤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懼叔文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處此乎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　又曰楊炎與門下侍郎盧杞同執大政杞形神詭陋宿爲所襲而炎氣岸上峻罕防細故方病食膳無節或爲麋餐別食閤中讒者乘之謂杞曰楊公鄙不與同食杞銜之　又曰常衮爲相將讓堂厨同列以爲不可而止

食總載三

原和精　強體呂氏春秋云食能以時身必無灾凡食之道無飢無飽是之謂五臟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百節虞歡咸進受氣墨子云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

忘憂　解怒　左傳云魏獻子爲政以魏戊爲梗陽大夫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獻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吾子必諫皆許諾退而待于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獻子曰吾聞諸詘人惡食之間三歎何也同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闕子曰義渠之人烹龜鱉不熟腥臊腥臭而和之以調之中國之民雖飢三日不啓口至死弗食也吳章莊吉受之爲之解怒何也吳章莊吉之調存也

玉饌　珍肴　左傳鄧其口于四方玉饌辛延壽羽林郎歌云不意金吾子婷婷至我廬就我求珍肴並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金盤鱠鯉魚

果　五鼎　九飣　孟子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莊子癡腹果然

氏雜說唐御廚進食用九飣食以乎盤九枚褒食味于其間置上前亦謂之香食 民天 禮文選食爲民天始禮之初始于飲食

四簋 三杯 秦詩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注曰四簋謂黍稷稻粱朱博儉每食案上不過三杯 朶頤 量腹 易舍爾靈龜觀我朶頤腹而食言食不貪也 壺飧 鼎餗 傳曰趙衰以壺飧從徑餱而不食言其廣仁且忠也 易鼎折足覆公餗

有加 吮玉液 飲瑁膏 楚詞九思云吮玉液兮止渴齧芝華兮療飢 王子年拾遺記曰燕昭王即位三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嫕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絶古或行無踪影或積年不飢昭王處以單綃華幄欲以瑶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 增富四海 清異錄云孫承祐在浙右會食指盤縫謂客曰今日坐中南之蝤蛑北之紅羊東之鯫魚西之棗栗無不畢備可謂富有四海矣 兼三味 類林云皇甫士安善品味過儒倫家倫命僕取粮糗以食士安嘗之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也不同子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謂人曰士安之識遠過劉子陽吾麥杏時糗以杏汁李柰時又糗以李柰汁故兼三味 飲食珍美香甘錯雜人飯筋骨舒蠁緣須入韋 韋陟厨 文昌庖 長安記云韋陟厨中特精食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奎曰行珍館家有老婢掌其法指授女僕凡四十年閱百婢嗣法止九婢文昌自編食經五十卷 文昌庖 國語云文伯飲時稱鄒平公食憲章南宮敬仲酒路覩父爲客羞鱉小覩父怒曰將使鱉長而食之遂出 史孟嘗君待客夜飲或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起自將其飯比之飯乃麤客憋之自咏而死 解龜染指 食鼈左傳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宰人將解黿乃染指于鼎嘗之而出 求餘 晉庾悅嘗食鼈劉毅求其餘不應毅銜之義熙中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擲而死 食惟接氣 味以平心 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食存人

欲賜表主恩　遺饌餉母　備味供官　陳書曰徐孝克爲國子祭酒每侍宴無所食輒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歎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遺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　舊史云崔日用爲芮城尉則天幸長安路次陝州宗楚客時爲刺史日用祇供頓事廣求珍味稱楚客之命徧饋從官楚客知而大加歎賞盛稱薦之

至暮待故人　禮記曰齊大饑黔敖爲食于路以待餓者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韓子云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御吳子以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蚤令人求故人來方與之食

食總載四

饔餼　說文云凡食之屬皆從饔餼食也　噬嗑　易曰頤中有物曰噬嗑食也

玉食　陸機七徵云奇膳玉食窮滋豐腴珍玩膳寧飽不亦享乎　蔥餚　楚詞云蔥餚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蘭肴　邊讓臺賦曰蘭肴積椒酒淵流　鮮食　尚書盤庚曰若顚木之有由蘖予若顧天之永命予亦拙于有爾鮮食　艱食　水土既平民尚艱食

康食　安食也　再食　漢文一日不再食則飢　寘璧　左傳饋盤飧寘璧公子受飧返璧　飽寢　南部新書曰村俗飲食洪博飫飽即寢人有諫非攝生之理公曰吾不見布囊盛米放倒即漫

中厨　曹饌出中厨　薄具　具肴饌也　燒尾　景龍記云景龍中蘇瓌拜僕射初拜官者例各進食名曰燒尾瓌無所進曰宰相調陰陽今粒食百姓不足臣憑不解職不敢燒尾

列鼎　家語子路南遊于楚列鼎而食注力務也　變色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力珍　禮食時四時之食不力珍

食物部

繁味　周禮膳國語曰膏粱之性難正言食膏粱則性易驕

口爽 万味令人口爽 有閣 禮大夫七十而有閣閣藏食也 無魚 馮驩彈鋏歸來 分食無魚 不辭 孔子食于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餐以待已非禮也 屬厭 昭儉 傳曰染食不繫昭其儉也 恥惡 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素餐詩 先嘗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敬君之惠也 大嚼 過屠門而大嚼 六禽 四膳 窮海極陸 七命曰六禽殊珍四膳異有窮海之錯極陸之珍 厭飫 厭飫而飫之 饕餮 貪財與食 奉膳 奉進也 賜食 記曰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 不潠 儒有其飲食不潠 無度 飲食無度 踰牲 庶羞不踰牲 熟 禮獻熟食者操醬雜 飫賜 傳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注飫賜以酒食賜下無不飫足 巧食 燕食 謂王者日中與夕食 退食 自公退食 貶食 傳非日中大事之時而聞食謂之稍事 名食 酉陽雜俎云今衣冠家名食有蕭家餅餤漉去其湯不肥

可以論名庚家粽子白瑩如玉韓約能作櫻桃鵝鵝其色不變又能造冷胡突鱠鱠魚膾連蒸麞皮素餅 家食 易不家食吉 鼎養 易大烹以養聖賢 櫝食 杜鎬傳云眞宗問櫝食原于何代縞口漢文帝鍾愛太子景帝命大官每具兩櫝食以賜之此其始也 不澤手 禮共飯不澤手 不徒食 又庶人耆老不徒食也 毋流歠 禮毋流歠 毋咤食 禮毋咤食 飲如犢 風俗通云俗說飲犢飲酒無量如犢之多也 食若蹙 曹植與吳季重書云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 爽口食 應吉甫論云芳藥之羹爽口之食 騸馬啖 風俗通曰俗說騸馬啖賓客晏食已闕上意未盡欲復飲酒無他便出脯膳椒薑鹽豉傳命按騸音顛今之藏星馬也 不素飽 易口不素飽也 每無餘 詩曰今也每食無餘 侍于君 侍食于君君祭先飯 乞于野 重耳乞食于野野人與之塊 不偏味 墨子曰每食方丈口不能偏味

目不能徧視　不二味　食以時　禮飲食以時　食其時

百骸理　加籩豆　鄭伯享楚子加籩豆　餘粱肉　穆與牛　季夏中央土

稻與魚　孟秋　黍與雁　孟冬　原　聖人所寶　墨子云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　人之所美　淮南子云怪味人之所美　以親宗族　周禮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以強股肱　墨子云聖王制飲食足以充虛增氣以強股肱使耳目聰明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也　以頤精神　揚雄蜀都賦曰甘嚥之和芍藥之獨草孤鴈五肉七菜美江東鮑鮹隴西牛羊穎米肥猪六珍可以頤精神養百味　以通血氣　公孫尼子云太古吮露精食草木實聖人爲火食號燧人飲食以通血脈　和神安體　潘尼釣賦云五味既和餘氣芬芳和神安情徐爰食箴曰一日三飽聖賢通軌奉若養親靡不加精安體潤氣調難忘　調神暢情　陸機士徵云旨甘調以充飢芬馨發而協氣　飲血茹毛

禮記云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　以充庖厨　取犧牲以充庖　以熟葷臊　管子云黃帝鑽燧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腹胃之疾　燔黍捭豚　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饋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宰人上食　莊子云趙文王好劒莊子說之宰人上食王三環之注云聞義而愧繞饌三周不能坐視也　大官供食　蔡質漢官儀云尚書郎直入臺大官供食

醢鐵論云古者燔黍捭豚相亭賓客婚姻和旨羞而食飲豚飯也　減腥去臊　呂氏春秋尹設朝見之禮伊尹說湯以至味曰凡味之本水最爲始火之爲紀時疾時徐減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　珍用八物　按禮所謂八珍者淳熬淳母炮豚搗珍熬糝肝炮牂蓋八也其品則牛羊麋鹿麕豕狗皆所以養老者也後世則後云龍肝鳳髓豹胎鯉尾鴞炙猩唇酵野馳蹄鹿唇馳乳麋脣熊掌酥酪蟬逐北八珍醍醐麈沆麈天鵝炙紫雲漿元玉漿按母音模骨音聊胖音滅又按酥酪蟬羊脂爲之元玉漿即馬妳　膳用六牲　周禮膳夫掌王牛羊豕犬雞也　膳夫掌食　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饋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宰人上食　莊子云趙文王好劒莊子說之宰人上食王三環之注云聞義而愧繞饌三周不能坐視也　大官供食　蔡質漢官儀云尚書郎直入臺大官供食

五日一美食 凌人共氷 周禮凌人祭祀共氷鑑賓客共氷鄭注曰不以鑑往嫌使
下天子一等 停膳羞 孔疏云氷若有則氷不消釋食得停久用也注孕生子者也 雛鶩不食 禮記注伏乳不利人也 食無強厚 呂氏春秋云凡食無強厚飲必小咽端直無戾 不宜露食 曹昆蘭香傳云蘭香戒張碩曰不宜露頭食

每食擊鐘 左傳云宋師每食擊鐘 飲食擊鼓 呂氏春秋云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 自求口實 易云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以就口食 毛詩云克岐克嶷以就口食 需于酒食 易曰需于酒食貞吉 困于酒食 又曰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 三弋五卯 晏子曰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卯苔菜而已閭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嘻夫子如此其貧乎 多鹽少豉 東晳遊賦 獨食何甘 應璩新詩云豐隆窮美味獨食有何甘

顏中之食食而美以遺孔子孔子受之如受犬馬之遺弟子曰先生何為受之喜如此曰非以煮鬲瓦之薄也食之美故念吾親也 併食一器 燕書云孫鳳昌黎人每併食茹于一器久之蛆臭然後乃食 設饌十起 江表傳曰南陽樊伷為武昌部從事誘導諸夷叛屬劉備孫權召問潘濬濬曰以五千兵往成擒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昔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朱儒觀一節之耳 客舍飲食 四王遺事云惠帝還洛陽道間于客舍作飲食驗權即遣兵五千兵往果平武昌 官屬遮食 東觀漢記云光武至饒宮久有持升餘杭米飯洗以供至尊 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遮奪之傳者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而懼坐巳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 六畜五牲 左傳子太叔對趙簡子曰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杜注曰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麕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犧牲 六穀八珍 劉劭七華云六穀八珍百羞五味食饌之常未足為貴 五穀六伻 楚詞

云五穀六匈設菰粱味豺狼只魂乎歸來恣所嘗只注五穀稻稷麥豆麻也七尺曰匈菰粱蔣實也

三禾九變傳元七謨公子曰三禾九變五味八珍元水朱火蕙藉桂謨云五黃千品桂熊蹯不可勝原

五黃千品七謨熊蹯不可勝原

珍怪之食穀梁傳云

珍奇食物東觀漢記曰岑彭引兵還屯津鄉當江南荊揚諸蠻夷相率遣使貢獻于是江南之珍奇食物始流通焉

六珍之饌禮記內則曰淳熬淳毋煎也炮豚炮牂也擣珍也漬淡也熬煎也肝膋也

百官表注云少府屬官有大官

百品之物周禮云內饔掌王及后世子之饌羞百品味庶羞之屬言百品之物鄭注云大舉成數

大宛之犧涂幹七發云大宛之犧三江之魚雪鵠水鵠熊蹯豹胎

洞庭之鮒崔駰七依云洞庭之鮒灌水之鰋滋以陽樸之蒿較以壽木之華

鴻淵巨鯉傅巽七海云乃有廣河潛鮪鴻淵巨鯉張協七命云拾朝陽之飛鳳

丹穴之雛陸機七徵云丹穴之雛元遺卵納丹穴之飛鳳

豹之胎燁以秋橙配以春

靈淵之龜又云靈淵之龜菜黃之駘駘海音添

掩燁昌善切酯音徐幹

晨鳧宿鶩王粲七釋云鶩羹鵝膿晨鳧宿鶩

雲鴈水鵠見徐幹七喻

丹山鳳九吕氏春秋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注云丸古卵字也

粵澤龍胎崔駰七依

龍脇之肪孔融七引龍脇之肪鳳卵之筋鸞鵠之肪文豹膸鹿腸鵠胎掩膸音瑣肥也

鵷髀踽文豹膸胎掩膸音瑣肥也

猩脣張協七命云封熊之踽鸞髀猩脣髦豕之踽翰音白

豹胎龜腸曹植樂府云鮪

飛鶚伏鷙傅巽七誨

豺牛之胹云豺牛之胹菜以和胃以山膚

肥狗之和枚乘七發云蘭英之酒酌以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啜而散

楚苗之食又云薄著之炙鮮鯉之膾秋黃之蘇白露之茹又云薄著之炙鮮鯉之膾秋黃之蘇白露之茹

秋黃之蘇白露之茹

山梁之餐又云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首

熊蹯之臑又云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芍藥之醬

七說 木酪昌蒲 曾酒蘇漿崔駰七依云木酪昌蒲曾酒蘇漿成湯不及見桓公所未嘗

雞寒狗熱崔駰博徒論云牛臛羊膾炙煮鳧雞寒狗熱重按滿盈

蠵臛王粲七釋 魚鱉膾鯉毛詩 臑鱉膾腥臨鐵論曰今民間燔炙滿案臑鱉鮐鱮臨醢衆物雜味

寒鵠蠵雁又云遼東細粒寒鵠蠵雁 蒸豚魚鱉袁子云蒸豚魚鱉烹鵝炙鵠蒸鳧楚詞云炙鵠蒸鳧粘鵝臛煎鯖臛雀遽爽存魂乎歸來鼈以先案王逸注云粘輸也言復炙鵠鴰蒸鳧雁粘輸鵝鵝臛列衆味無所不具也

臨豚苦狗又云臨豚苦狗曰苦狗所謂膽和者也 餦鵠煎魚崔駰博徒論云適逢長史撫綏于車蒸羔不醉無歸 遺芳射越曹植七啓云紫蘭丹桂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

罄香播越杜預七規云太羹生華蘭椒馥芬罄香播

其味極佳

食料前定

前定錄韓晉公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將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爲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二品以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硫于紙過後爲驗乃怒之而繫其吏明日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大官進食有羔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可啖漿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皆具說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邪對曰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旬支六品至九品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五

食物筭知

西京雜記云曹元理明筭術嘗過其友陳漢爲之飲酒取鹿脯數斤筭曰諸蒸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鵝鴨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牛產二百犢萬雞將五萬雛羊豕有藪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absent何供饋之備邪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元理曰�absent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元理曰�absent組上蒸豚一頭厨中荔枝一枰皆可爲設廣漢再拜謝罪自入取之盡日爲歡

又吳志曰趙達嘗過故知家

故知具酒食給曰倉卒之酒肴如何達取盤中雙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雞黍主人慙曰知卿善射有無特欲相試耳

匹製貔貅

古今詩話云刁約使契丹有詩曰錢行三匹製蜜賜十貔貅匹製以小大爲珍膳

麟脂

如鼠而大比狄以爲

蠐髓

續神仙傳曰漢元�absent蠐髓斑蝥

炊金饌玉

拾遺記云駱賓王謂盛饌爲炊金饌玉

食玉炊桂

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辭去曰譚不少留對曰楚食貴于玉薪貴如桂謁者難如天今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聞命矣

氷厨饅

志林云欄蒸桐浮蛆

足以一笑

州羔灌以杏酥

婦冗饅

婦初供罹酒氷

氷心麪

作槐芽溫淘糝以襄邑抹

揆心麪

人砑松江鱸魚膾繼以

食以七不

以筯南都揆

猪炊共

成香稻鷰蒸鶯吳興厨

康王谷水烹增坑鵰品

茶爲解衣少

臥使誦東坡赤壁賦足

以一笑也

嘉肴弗食不知其旨

吾豈得而食之

豈得而食之

禮曰君子

無禮不食

苟無禮雖

美不食焉 親饋則拜 禮曰主人親饋則拜而食 禹菲飲食 任愷極滋味 愷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愷乃踰之 任愷

達左達右 天子之閣五人共十閣左達五右達庫 何曾字顗考周膳滋味極于王者每燕會並不食大官所設 不食大官

乞食吳市 史記伍子胥夜行乞食于吳市 何其薄乎 後漢井丹字大春性高未嘗修刺候人沛王等五王更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要劫致之既至爲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何其薄乎更設盛饌乃食之 無以加之

何劭字敬祖食必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大官御膳無以加之 吉蠲爲饎

食也 肉食者鄙 傳曰肉食者謀賜果捧拜 後漢桓榮字春卿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以拜帝笑曰眞儒生也 賜果懷核 禮曰果有核者懷其核 賜夏箕 秋韭冬菁 鱸鱠之物 鱸生肉也鱠乾肉也 蹯蹠之屬

厚味薄行 管子曰臣聞厚于味者薄于行 攻苦食啖 史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 增諸王修事 盧氏雜名畢羅 雜說云韓林學士每遇賜食有物形粗大滋味香美呼爲諸王修事 待客稍厚 後魏書求師師性滑稽乃謂飲曰凡人逃遯去食就信實有所 謂不可食 蘇逢吉已貴益求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人絶粒七日乃死始終五朝便爾書曰元欽曾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所闕飲乃大慙于是待客稍厚 異饌留客 後周書曰長孫澄雅好賓客接引忘疲雖令中厨別進異饌留之 別品會賓 唐書云裴冕性後靡每會賓客有昧于品物之名者好觀人酣飲嘗恐座客請歸每 我不能食 史部郎庾景之魚羹數種景之曰卿過茅季偉我非郭林宗耳堂食爲不可食乃命家厨進羹日極珍膳 周舉使炊食 汝南先賢傳云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燒死堪歲多死者舉乃作弔書置子推廟中說民不宜寒食

之故因勸使
炊食如初 石勒復寒食趙書云石勒時斷寒食忽暴風霹雷雹大者彈丸
平地水深三尺勒大驚令民寒食如故 鸞麒麟之麟劉劭七華云煮丹
鵷烹文豹之胎 爚鳳凰之胎博元七謨云爚鳳凰龍之肝
鸞麒麟之麟 貢飛禽之鮮杜預七規云農父進菰米之
官貢飛禽之羣鮮 投犀象之器 原 大夫無秩膳未老者
無秩膳 庶人不食珍禮庶人無故不食珍 服腐腸之藥耽爽口之味
極口腹之欲天理滅矣 窮芻豢之味春食羊
夏食菽蔡邕月令論注云但以爲時味之宜不合 冬獻狼夏獻麋周官注
云狼膏聚煖麋膏散涼以救時之苦也 孟夏以瓠食麥月令云孟夏之月天
子乃以瓠嘗麥薦寢廟注曰麥之新氣尤盛以瓠嘗之散其熱也 仲夏以雞嘗黍又云仲夏之
月天子乃以

雞嘗黍注曰此嘗雞而食之也 和用醯獸用梅禮記注云畜與家物
和也 脂用葱膏用薤禮記注曰脂肥凝者釋者曰膏 狗去腎豚去腦
云云注曰爲不利人 魚去乙鱉去醜文公食不重肉尹文子云晉國尚奢文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
禮記云狼去腸兔去尻 叔敖枯魚之膳韓子云孫叔敖相楚羹枯魚之膳 廉頗噉肉百觔
食不重肉無幾國人皆粗布之衣脫粟之飯
戰國策記云廉頗既老日戰肉百觔 倪直一飯五升鍾離意別傳云瑕丘男子倪直勇悍
有力三日一飯數十斤肉五升米飯一斛 何祇大能飲食益部耆舊傳云何祇家貧爲人寬厚
通濟體甚壯大能飲食之力也 典韋飲噉兼人魏志云典韋飲食兼人每賜食于前大飯
長歡左右相屬數人益之乃供太祖壯之 反役與之禮食左傳云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
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其民矣反役與之禮食 拜官相飾供饌世說

云過江初拜宮相飾供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餕時人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眞率

襄子方食有憂

呂氏春秋曰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

寶嬰病瘃不食

漢書云有司劾竇嬰矯先帝詔按罪當棄市嬰即陽病瘃不食欲死按瘃瘋病也瘃音肥

景公請進煖

晏子曰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煖食對曰嬰非君奉淺也敢辭

桓璵就兄索

食俗說云桓大司馬弟璵性能敢食兼數人桓每惡之設必倍豐璵食竟復就兄索食

割柔胎

于孕豹

宰潛肝乎豢龍

陸機七徵

煎雋陵之縹翠

劉劭七華

食五芝之茂英

食鳳卵飲甘露

博物志曰軒轅之國民食鳳卵飲甘露

滋味漱六醴食五芝

馬衍賦云漱六醴之清液

寒芳蓮之巢龜

曹植七啓

煎其腑臟　香芳腐其骨髓　苟秩膳之是踰　則常刑而罔舍　賜食乃進斛餘

南燕錄曰濟南尹鸞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買甲跨馬不據鞍由鐙慕容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以食乃斛餘德驚曰所啜如此非耕能飽且才貌不凡堪爲貴人可以縣試之于是拜逢陵長政理修明大收民譽

設食以供行者

後魏書曰崔敬友恭寬接下循身勵節自景明以降頻歲不登乃置逆旅于蕭然山南大路北設食以供行者

少施曰敢傷吾子

禮記孔子曰吾食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吾以薄而辭曰蔬食也何敢以傷吾子

韓詩外傳曰子夏過曾子食之子夏曰不爲公費乎

肉之性

子夏曰不爲公費

禮注云皆治擇之名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詩注云質成也箋云成平也民平以禮飲食相宴樂而已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詩箋云失德謂見謗訕也民人況天子之饌可以恨兄弟乎故不當遠之也

堯

王天下糲粱之食韓詩外傳子云堯之王天下也糲粱之食藜藿之羹雖監門之養不厭于此矣

晏子相齊脫粟之食晏子曰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食脫粟之食

食兼十人一鄉爲儉博食志云魏明帝時京邑有一人食噉十人遂肥不能動其父嘗爲遠方長吏送彼往縣令傳食之一二年間一鄉爲儉

食斛餘米家至罄貧齊諾記云江夏有一姓郭名坦者兄弟三人其大兒安陸縣隆安之初有大能食一日食斛餘米其家供給五年乃至罄貧

麗姬與王同食芻豢莊子曰麗姬之與王同匡牀食芻豢太子荊軻同案而食燕丹子云太子嘗與荊軻共案而食同牀而寢

齊地殊芳越俗通神孔煒七引云伊尹奉饌易牙調辛齊地殊芳越俗通神

八珍代羞六飯迭舉潘尼詩芻豢既陳異饌並羞劉梁七舉云芻豢既陳異饌並羞

藥之調煎炙蒸臑王粲七釋云肴有多品羞以珍名王粲七釋云肴有多品羞以珍名脯鮪桂

蠃玉屑瓊晶鱻寒鮑熱異和殊馨

芳甘百品並仰累重傅毅七激云芳甘百品並仰累重珍異

嘉旨雜遝豐實左右徐幹齊都賦曰蒸豕臕羔魚鱉味厥和不同

膾鯉嘉旨雜遝豐實左右前徹後著惡可勝數

圓案星亂方丈華錯張協七命云伊尹奏方丈食器也

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尹彝鼎銘曰隹王初桼于大室星亂方丈華錯拔圓案方丈食器也

食浮于人人浮于食浮過也

嵩高石室有自然飲食嵩高山記云山下巖中有一石室有自然飲食

海內金臺有百味之食幽明錄云海內有金臺出水百丈臺上有百味之食也

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論語

蔬食菜羹兄弟怡怡東觀漢記曰趙孝字長平建武初天下新定穀貴孝得穀炊將熟時弟他出至暮始回孝待之同食雖蔬食菜羹兄弟怡怡

牛夜鳴則瘠羊泠毛而毳犢狗赤股而躁臊鳥鱙色而沙鳴蘇鶚象望

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並禮記注云皆爲不利人野雁翠鵠鴽胖舒鳧翠禮記注云舒雁鶩也翠尾肉也又云雛尾不盈握不食皆爲不利人雞肝雁腎鵠奧鹿胃禮記注云炙皆爲不利人奧脾胜也

獻不受曰吾祿自可以致魚受人魚罪奪祿人寧肯饋我

人之大欲存焉嗜芰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屬之曰我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邊豆脯醢上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嗜雞神錄云合肥人劉最好食雞每刖雙足置木櫃中肓肉漸盡乃烹之謂之去腥後最病瘍既愈生小雞于瘡瘢中每巾櫛必傷痛楚積歲而卒

嗜蟹錢崑餘杭人嗜蟹常求補外郡所欲曰但得有螃蟹處則可

嗜羊棗孟子曾晳嗜羊棗曾子不忍食新書曰太公傅太子發發嗜鮑魚公曰鮑魚不登俎不可以非禮食太子

好牛心炙王右軍進三百餘

嗜好食鯽魚頭梁書臨川王蕭宏好食鯽魚頭嘗曰

嗜菖蒲周文

食總載五

原簋宋徐爰食簋曰民之初生有生有食資生順性甘是黍稷炎皇俶載后棄茂殖三穀既翳五味亦宜潔爨豐盛滋芬美腴又簋曰衣服稱誠飲食日歡擊鐘而舉無使日肝

原贊宋卞範之食贊曰貴粒唯恢火齊食繁新孚并遷味以懷甘

原啓梁劉孝威謝東宮賜聖僧餘饌啓曰齊桓柏寢之

器周穆軒宮之寶乳糜香飯素糗糗漿五杏七桃靈瓜仙棗莫不氣馥上天薰流下界石崇芳果金谷僅于萬株陳湯木滋杜陵幾于千樹猶自高謝珍奇多慙品族

又謝東宮賜淨饌啓曰糜獻牛牧飯出龍宮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之果餅兼髓乳漿苞蕉榛雕盤流其滋旨寶器委其包香足使三世長者羞彼識味一角仙人恥其咒術微物多幸叨奉曲恩性命可捐殊私難荅

陳徐陵謝敕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啓曰竊以甘泉之殿舊禮義農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京晚世曠代無聞西漢盛儀復覩今日金壺流十旬之氣玉案備千品之羞昔絳羯為旣延王母紫蓋為壇允招太乙同斯美號理致衆星臣以餘年豫聞清祀如陪瑤席遂飲瓊漿

原移梁吳均食移曰月光離畢風氣入箕細雨如網細柳如絲離隔東西之怨眺望山川之阻企龍門而不見覽桂枝而延佇此乃方寸之恒情羌難得而覼縷也亦有鮑叔分財華歆讓位乃相知于平生實忘懷于寤寐雞有呼羣之德鹿有食草之美在微物其尚然況仁義之君子哉今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綺窓半卷屏風角張指天地如一指安知故人之可傷一死一生

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謂古昔之恒談在今日而方見嗚呼如何忘我實多輒欲彈琴縱酒于首陽之阿君有厨中腐肉而僕不厭糟糠君有雁鶩之食而余不得一嘗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腸何如哉今欲君之餘江皐綠菰之筍洞庭紫鱸之魚昆山龍胎之脯元圃鳳足之葅千里蓴羹萬丈名膾氣馨若蘭色美如艾扶南甘蔗一丈三節白日炙便銷清風吹即折安定之梨皮薄味厚一歲三花一枚二升凡厥上味惟君能施君若不施成君深累于神爲不祥于人爲僭義

飯一

增爾雅曰饋餾餾也食飯謂之餾　說文饋饗飯也餾飯氣蒸也饋以羹澆飯也饐飯傷熱也饟傷濕也　原

春秋運斗樞曰粟五變以陽化生而爲苗秀爲禾三變而粲謂之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食　周禮曰膳夫掌王之食飲食飯也飲酒漿也　食用六穀稌黍稷麥梁菽

旅雕胡　禮記曰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揚飯飯黍毋以箸　又曰凡食齊眡春時飯宜溫和調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元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　潛夫論曰夫粱飯食肉有好于面目不若糲粱藜蒸之可食于口也　闞澤九章曰粟飯五十糲飯七十稗飯五

十糲飯四十八御飯四十二　風土記曰精折米十取七八取淅使青蒸而飯色乃紫紺于東流水飯食與洗而除不祥　王烈之安成記曰安成郡毛亭往同亭三十里二亭田疇膏腴厥稻馨香飯若凝脂　東方朔神異記曰東方有人名黃父以鬼爲飯以霧爲漿

飯二

原 周書曰黃帝始蒸穀爲飯　增 韓子曰堯糲蒸之飯　尹文子曰晉國奢文公儉以矯之因食脫粟之飯

原 韓子曰孫叔敖爲令尹糲飯菜羹　晏子春秋曰晏子相齊食脫粟飯　增 列子曰楚王好細腰宮中皆以

三飯爲節期年而有黎黑之色　莊子曰宋鈃尹文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日請置五升之飯足矣　原 衛宏漢舊儀曰齊則食文二人旋案陳三十六肉九穀飯　宗躬孝子傳曰吳人陳遺爲郡吏母好食鍋底焦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取焦者以貽母　增 魏書曰卞太后左右食菜粟飯　晉書曰殷仲堪在荊州連年饑饉仲堪食常五椀盤餘有饌粒落席間輒拾以啗之　又曰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　又曰孫盛嘗詣殷浩談論對食舊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煖者數四至暮忘冷竟不言由是知名　原 崔鴻前

秦錄曰荷堅以乞活夏默爲左鎮郎奄人申香爲拂蓋郎默等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　宋書曰衡陽王義季都督荊州嘗大蒐于郊有野老帶苫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遊見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今王馳騁爲樂驅斥老人大非勸農之義義季指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賜矣斯飯也弗敢嘗問其名不言而退　宋東宮儀記曰掌侍臣常食唱飯二人　宋書曰

王仲德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巳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　梁書曰謝朏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先飯朏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朏生之匹因名之曰朏

南史曰魚弘爲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綠路采菱作菱米飯給所部弘過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　又曰傅翺代劉元明爲山陰令問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荅曰我有奇術鄉家譜所不載臨別當

相示既而曰作縣惟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又曰裴元禮爲豫州刺史居喪惟食麥飯　後魏書曰盧義僖爲都官尚書性清儉不營利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菜亦甘之也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朕自皇太子立也遇物必誨見其將飯告以稼穡艱難不奪農時乃可常有　又曰蔣沇乾元後授咸陽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沇竭心撫綏人得安輯副元帥郭子儀統兵由其縣誡軍吏曰蔣令幹辦供億固有素士衆得蔬飯見饋則已無擾清政　仙經曰南岳僧悟空結廬岳西朱陵洞其處險絕僧遊覽累日捫蘿垂踵無

冷餘氣　傅毅七激云扈鴿　麤飯　謝承後漢書芬芳　粉粱之美粉之飯　曰司馬芭字仲咸爲太尉常食麤飯　乾飯　又云胡劭爲淮南太守使鈴下閣外炊暴作乾飯閣內不設釜甑　麥飯　後漢書曰世祖主南宮遇大風雨引車入道旁空舍對竈燎衣馮異進麥飯充飢　豆飯　應璩新詩曰竈下炊牛犬甑中共豆餐　乾飯　郭孔舒在窮墓下彭城王送櫟飯十斛　一飯　大差謂勾踐曰寡人禮先一飯矣　再飯　禮記云舒到宛言已齒長也　再飯　禮記武王侍文王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　共飯　不澤手　搏飯　致飽之意不廉　勸飯　臣勸如是餐者三　放飯　去手餘飯于器中

申椒　楚詞雜申椒與菌桂　胡麻　劉阮入天台山采藥見澗中有胡麻飯一杯流出因取食之　王昌齡贈米鍊師詩百花仙醞能留客一飯胡麻幾度春　覆甑　物理論云忿甕之未熟覆甑而棄之所害亦多矣　覆盆　酉陽雜俎云道士許象之言以盆覆寒食飯于暗地上入夏悉化爲食物部

蜘蛛亦異事也 一匙 宋史宣仁太后謂呂大防等曰公各去吃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

吐飯 史記周公一飯三吐哺

賣飯 說苑云呂望行年五十賣飯棘津

通俗文曰飯噢曰噎沙入飯曰滲

伴飯 貽謀錄云五季軍頭非有軍功皆號伴飯指揮使

秩飯 魚朝恩判國子監賜錢千萬取子錢共秩飯

囊飯 梁書云沈衆芒僑以麻繩爲帶又囊麥飯以啜之朝士咸共誚其所爲

金飯 謝諷食經有越國公碎金飯

白飯 宋蘇轍詩曰投壺擊鞠綠楊陰共盡清尊餐白飯

宰夫掌 周禮宰夫掌朝覲會同以牢禮之法掌其賓客

增 香積飯 類苑云維摩居士遣八菩薩往衆香國禮佛言願得世尊所食施作佛事如是香積如來以衆香盛飯與之

原 大梁之黍 南海之

秬 東湖之菰 徐幹七喻曰南土之菰

粒各自分 釋名曰饋分也

成熟爲飯 論衡曰黍之始熟曰粟舂之于臼簸去糠蒸于釜甑舉之以火成熟爲飯乃甘可食也

糝麵若霜 傳元七謨云彫胡之粢糝以饗梁香秔九折糊麵

旅糧雪累 杜預云累斑彎錦文

萬鑿百陶 崔駰七依云萬鑿百陶精細如蟻

既滑且香 恒麟七說云新城之秔雍丘之粱重穋代熟既滑且香

縹粒赤身 孔煒七引云芳秔彫胡縹粒赤身辭秬方顆絕域累臻

鮮若朝雪 孫敏七誘云鏤籃簋丹實以鮮糧鮮若朝雪流曜飛芳

散如細蟻 恒麟七說云香箕爲飯雜以煎蒸散如細蟻聚若凝膏

御宿青稄 王粲七釋云乃有西旅游梁御宿青稄

河內旨稻 說彫胡云河內青稻新城芳

治飯 淮南子云爲客治飯而自舂藿羹食名尊于實也

宮人持飯 四王遺事

增 飢

須索飯　東軒筆錄云宋章惇少善養生嘗云遇飢雖不相識處亦須索飯若食飯時見爺亦不拜

惠州飽飯　黃山谷詩東坡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

不妄過飯　漢第五倫字伯魚修行清白嘗召見上曰聞卿爲吏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對曰臣生遭饑饉米石萬錢實不敢妄過人飯

惟堪嗽飯　隋文帝謂賀若弼曰我以楊素高人飯是何意也弼對曰誠上怒甚然思其功特令除名

與令對飯　漢書云薛宣東海郯人入守左馮翊始高陵令陽湛樂陽令謝游皆貪滑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賍具得所受取乃密以手書曉之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樂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游得檄亦解印綬去

與壻同飯　宋張文定公安道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當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幘帶衫帽自如鞏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漉衣可也

以備陰雨　守備曰乾飯人二升以備陰雨

宿歲之儲　時鏡新書曰歲暮家家具有耷蔌謂爲宿歲之儲以入新年名爲送歲留宿飯至新年十二則棄于街衢以爲去故取新除貧取富又留此飯驚蟄雷鳴擲之屋上令雷聲遠

裹飯往食　莊子曰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往食之

車載餉軍　桓靈寶車載寶列傳云桓靈寶車載飯以餉軍士

精瑤慰以爲粮　張衡思元賦云屑玉蕊爲粮兮漱白水以爲漿

君未覆手不敢餐　覆手以哺餐勸食

客餐主人辭以疏　崔駰七依

陽山之穄九期之禾　劉劭七華

會稽之菰冀野之粱　張衡七辯

釋之叟叟烝之浮浮　毛詩傳曰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箋云釋之蒸之爲酒及簋簋之實

膏液莫菜潤潤流芳　傳元謨

埃墨隋飯取而食之　家語曰孔子厄于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雜于野人得米一石顏回仲由炊之于

壞屋之下有埃墨隨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外望見之以爲竊食入問孔子召顏回曰疇昔余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我將祭焉對曰向有埃墨隨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

鼠涉飯中捐而不食論衡

大畜之益天女推牀不成文章南箕無舌飯多沙糖易林

嬰兒之戲以塵爲飯見總錄

南箕無舌飯多沙糖成

飯五

晉詩唐張賁以青餜飯送龔美魯望詩曰誰脩瓊瑤事青餜舊傳名品出華陽應宜仙子胡麻伴因送劉郎與

阮郎　皮日休答詩曰傳得三元餜飯名大宛聞說有仙卿分泉過屋春青稻拂霧彫衣折紫莖蒸處不教雙鶴見服來惟怕五雲生草堂空坐無飢色時把金津漱

一聲　陸龜蒙答詩曰舊聞香積金仙食今見青精玉斧餐自笑鏡中無骨綠可能飛上紫霞端

餐

晉適館詩曰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餐兮　下士古君子行曰周公下白屋吐哺不足餐

餐錢漢高后紀賜餐錢注厨膳錢也又通典唐詔丞相位尊而堂廚未復無餐令日食萬錢之半

廊餐五代會要曰唐制常參官每朝退賜食謂之廊餐也

不素餐詩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不能餐詩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朝服設餐儀禮禮云卿致賓宰夫朝服設餐

晏進糲餐新序云魏文侯見簒季曰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傳餐而食漢書云韓信欲東擊趙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注曰